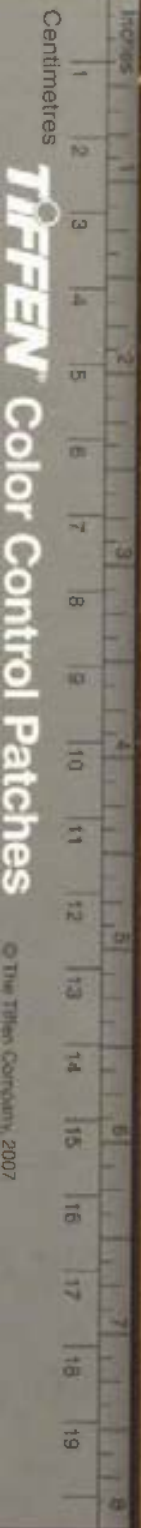


四書朱子本義匯叅



Centimetres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金壇王罕皆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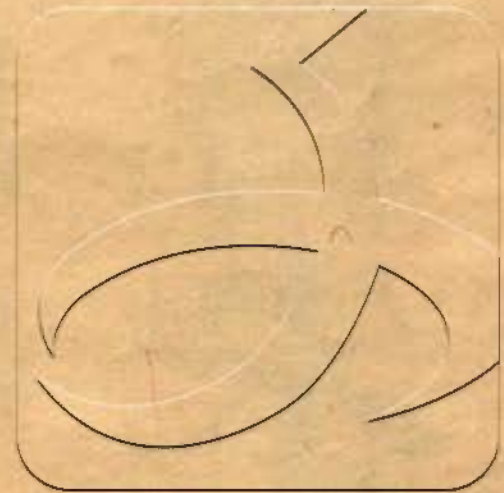
四書朱子本  
義匯叅

有表心無恥之  
後朝則此善字書  
敦復  
子原  
文會  
發兌



序

六經易最難言邵子以數  
程子以理而朱子之注易  
也本聖人作易之初原其  
義所由起曰周易本義明



乎易本爲卜筮作俾學者  
象占分曉而理與數自引  
伸類長於其中由是觀之  
讀聖賢書不可不通乎本  
義審矣

步青

嘗稟此以讀

四子之書四子書之本義  
固以朱子爲宗而朱子書  
之本義則必折衷於章句  
集註以爲斷蓋朱子於章  
句嘗引溫公之言謂平生

精力盡在此書於集註則  
謂某曾等稱過來增減一  
字不得此其於孔曾思孟  
之微言大義提要鉤元精  
審慤實蓋不復稍留毫髮

憾矣自餘亡論漢唐注疏  
及宋元明諸儒庚續發明  
後先錯出卽以朱子之書  
亦夥矣或問則設爲問答  
以暢其旨語類則生徒辨

論以析其疑文集則敷陳  
往復以抒其醞以視章句  
集註非不更詳且悉矣而  
言各有當其義指要亦不  
能無所異同可覆而按也

明永樂時詔儒臣編纂四  
書大全頒之學宮著爲功  
令文學之士家奉一編矣  
然考其書擇焉不精語焉  
不詳論者皆以謂當年奉

敕諸臣迫於成命襲取吳  
氏集成倪氏輯釋倉卒應  
詔而不知由未嘗稟章句  
集註爲權衡故雖以或問  
語類諸書點竄塗改多所

齟齬且貿焉不察又何有  
於本義之有異有同必較  
其分寸豪釐疏通證明以  
衷於一是也自時厥後蒙  
存繼作不少發揮終鮮駁

正以至講章盛行鬼園學  
究既沒溺於高頭俗說而  
不知其陋而嗜奇銜博之  
徒則又考索愈煩瞖惑滋  
甚朱子有言學者談經之  
大病本卑也而抗之使高  
本淺也而鑿之使深本近  
也而推之使遠本明也而  
必使至於晦夫章句集註  
不可謂卑且近也學者童



而習之口相沿以熟遂忘  
 乎其為布帛之文菽粟之  
 味探蹟索隱以務名家而  
 本義模糊浸尋畔道陽朱  
 陰陸異說蠶起隆萬以下  
 蓋多有之職思其故有自  
 來矣我

國家

列聖相承昌明正學廣厲師儒興

賢育德

皇上性學崇深續承統緒誕敷

文教道一風同

步青

生逢

盛世自爲諸生二十六年登

賢書又九年成進士入史

館凡五年嬰疾告歸仍理

故業於今復十有八年矣

追憶曩時從事帖括習復

四子之書與生徒口講指

畫間有心得劄記簡端輒

復塗乙不知幾更矣三數

年來屏當一切繙繹舊聞  
研尋本註仰見朱子竭一  
生之精神發明四子之義  
蘊精微洞徹銖兩悉稱確  
然信以爲此朱子之本義  
卽孔曾思孟之本義學者  
第虚心涵泳切已體察惟  
默會其意言指趣而或問  
語類文集皆所以疏通證  
明其間有異有同可以章

句集註斷之而曉然於其孰爲已定孰爲未定夫然後旁參衆說自漢唐以至今日凡前後乎朱子者胥有以博稽其義類而辨別其指歸單詞隻義苟有當焉無不可以互相發而其非者則固所必汰也爰輯此書竊取朱子所以注易之指而惴惴乎懼弗當也

題曰本義匯叅藏之家塾

俾

兒孫

輩知所取裁庶由

是心解力行以適於聖賢

之路毋徒以資帖括而已

書既成客有見之者遂請

授諸梓夫

步青

則何敢遽

爾惟念平生鄉道之私所

願以質諸

當代宗工而未果者今其藉

手正焉儻幸鑒其愚而糾

其繆

步青

老矣蓋尤跋予

望之

乾隆十年歲在乙丑秋七

月穀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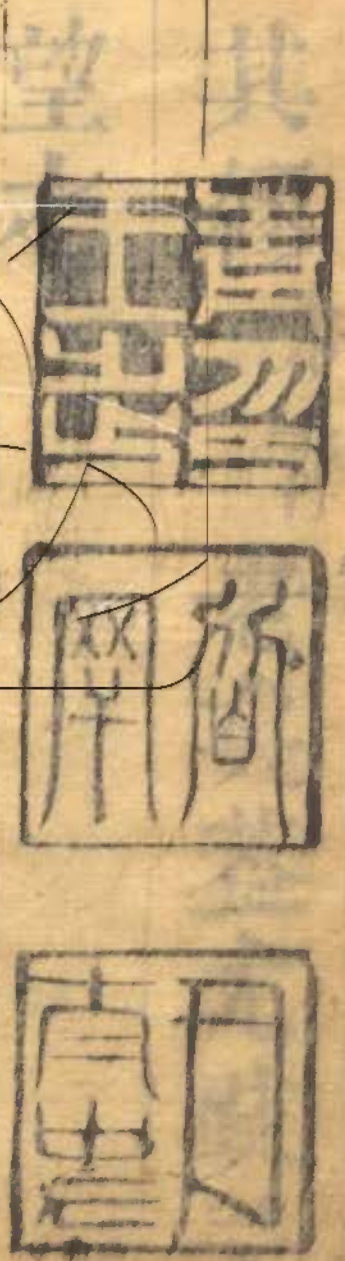
賜同進士出身翰林院檢討加

一級金壇後學玉步青書

於竹里草堂時年七十有

四





四

其書里草堂親筆十十百  
揚同進一錄金獻翁學正史書

四書朱子本義匯叅發凡

一大學一書首尾連屬載在禮經漢唐註疏  
可按也自朱子別為聖經十傳於古本有  
大更動處而以經統傳以傳附經則綱目  
燦然條理較密矣中庸亦載禮經並無章  
次考其詞今本雖與註疏所傳無甚異而  
支分節解段落分明頓改舊觀故此二書  
實自朱子釐定章句而意理相承血脈相

貫所爲註解詳審精明修改縝密其不曰  
集註而曰章句志經始也嘗語學者曰此  
書豈可以章句求又曰此書全在章句蓋  
治經之道固未有不得於辭而能通其意  
者學者第卽是沈潛反覆於句讀文義之  
間其爲本義自瞭然心目矣

一朱子於語孟則曰集註蓋從前說語孟者  
衆矣是書則朱子集羣說之當者淺深詳  
畧裁以己意與孔孟之言脗合無間者也  
朱子云凡看文字須看古人下字意思是  
如何聖賢之言每下一字實處則義理判  
於毫芒虛處則神思運於呼噏若非融會  
貫通冰釋理順欲以語言湊合終覺經是  
經我是我况先儒歷有成書博觀約取尤  
非易事集註將如許前言約以數語而理  
要自極分明精神自然流露以至訓釋一



二字胥有來歷隨手拈來自然的確其於  
大義或參取諸說或自出心裁或挈大綱  
或分細目一一與本文宛轉關生故朱子  
又嘗云某於論孟理會四十餘年中間逐  
字稱等不教偏些子學者將註處宜子細  
看此所以斷然爲朱子之本義與章句並  
宜恪稟以衡量諸書者也

一或問一書朱子設爲問答所以發揮經義

申明傳註兼以剖析羣言而衷於一是者  
也顧語孟與學庸不同卽中庸亦與大學  
小異朱子晚年嘗自言諸書都修得一過  
大學所改尤多比舊已極詳密按此乃答  
潘恭叔需論語或問而云然則所謂比舊  
詳密蓋兼章句或問而言之也至答友人  
問中庸編集則曰緣前輩諸公說得多了  
其間儘有差錯處又不欲盡駁難他底所

以難下手按前輩諸公蓋卽指輯畧諸家  
言也又按中庸章句序旣云取石氏書名  
以輯畧遂云別爲或問以附其後則此二  
書本合爲一當日所云不欲盡爲駁難可  
想見朱子意中儘有未盡處然亦惟論辨  
輯畧諸條有可刪節至所以發明本文及  
申說章句之指則固已精矣故愚於學庸  
或問均照永樂大全例大字單行而以諸  
書可與證明者雙行注其下第大全另爲  
一編而此則各附逐章逐節之後耳至語  
孟或問則朱子嘗云此書久無工夫修得  
只集註屢更不定却與或問前後不相應  
矣按此可見朱子精神自在集註而或問  
儘有未定之論後來有援或問疑集註者  
第弗深考也集中採其精要與諸書並雙  
行分列于集註之下以便參觀不與學庸

同例蓋亦竊取朱子之意云

一語類初名語錄乃朱子與門人問答門人退而私錄之厥後黃子洪病其繁複以類而分是名語類今考其書師弟一堂往復詰難勉齋嘗云其辨愈詳其義愈精讀之如侍燕閒承謦欬歷千載而如會一堂合衆聞而悉歸一已可見是書之傳誠非小補然隨問隨答問非一人故有淺深之丕同記非一手故有詳畧之各異而其中朱子已定未定之論不無後先錯出焉今一以章句集註斷之孰爲本義孰爲旁義孰爲餘義大抵所論合于註解者朱子已定之說也其不合于註解者未定之說也或又有不合于註解而其義自可相參要當仍以註解爲定而精審于次第賓主位置之間則本義旣得而旁義餘義不致遺漏

亦不虞墮奪矣昔李二嶠語類序云語與四書異者當以書爲正而論難往復書所未及者當以語爲助四書蓋謂章句集註也愚故于集中載語類頗多而苟有彼此互岐之說必次第其後先區別其義類與章句集註互相疏通其連及或問者亦與爲剖悉不敢仍大全割裂本并不敢如後來纂輯大全者抄錄原文畧無統緒要蘄無失乎朱子之本義云

一朱子文集乃合一生之著作而成編其間講學論道與友朋往復有關四子之書者頗不少或以單辭隻義而剖析必精或以大義微言而闡明必悉但亦不無中年晚率之別而說之已定未定因之蓋朱子之學與年俱進至晚年其論始定而與四子脗合焉永樂間編入大全與語類概稱朱

子辭句尙多割裂混淆又無論矣茲集于其可仍者仍之不可仍者檢元本錄之必註明文彙別于語類或偶不及檢者則仍大全本概稱朱子不敢意爲更也總之朱子諸書惟大學或問自云修改詳密中庸已不欲自信矣語孟則或問作于前集註更于後至文集語類則四子皆通前後而並存故必均以章句集註爲權衡而後諸書之說始定

一或問小註世或疑爲贗本謂朱子年譜未有此書名其原序四篇文集中亦無有也且所載語頗或與後人說相同當是後來竄集成書其崇信之者則謂是書成于淳熙已酉朱子年已六十于章句集註或問之外爲學者添一小註脚訂舊增新天理爛熟的無可疑其與後人相同者焉知非

後人偶用成語而未爲注明來處耶前輩亦嘗極論之思按書中刪定舊說處頗非苟然所增新義儘有與章句集註相發明者集中亦概爲增入真贗且置勿論也

一中庸之有輯畧語孟之有精義皆朱子所手訂則亦猶朱子之書也輯畧初名集解本石子重採二程先生與其弟子游楊侯呂輩之說朱子芟之爲輯畧精義則朱子

集二程先生講明孔孟之義取橫渠張子及范氏二呂氏謝氏游氏楊氏侯氏尹氏九家之說以附益之朱子嘗言二程先生發揮語孟言雖近而索之無窮指雖遠而操之有要至橫渠以下雖非敢謂盡合于聖賢之意亦曰大者既同則其淺深疎密毫釐之間正學者所宜盡心故此二書或問中辨論頗悉是集于中庸則或問大字

單行而以輯畧附註其下語孟則或問概用雙行而精義中之要妙與其未盡曉暢者則先載精義而以或問中之其或有未當而恐以疑誤後學亦先載精義而引或問論之若與或問不甚相屬則單舉精義附于集註之下而其不必錄者則此二書皆闕焉蓋以或問爲權衡實以章句集註爲權衡也

一漢魏諸儒註疏朱子嘗謂其正音讀通訓詁考制度辨名物功云博矣然學者所以求夫聖賢之意初不在此故集註第于典故頗或採之而其所闕畧者愚亦間爲補入然于義理則每多駁襍支離無可依據何敢妄爲蔓引昔艾千子有言學莫陋于厭薄成祖表章之大全而驕語漢疏以爲古遂欲駕馬鄭王杜于程朱之上不知漢

儒于道十未窺其一二也宋大儒之所不屑而今且尊奉其弃餘其好名而無實概可見矣竊謂此論雖難槩律通材而好奇嗜瑣之徒亦可以旋其面目矣

一大全本爲明儒奉詔編次自朱子或問語類諸書外所輯諸家或爲朱子執友或爲朱子門人及再傳而下所嘗私淑者非無精當可採之論而醇襍不分支離複沓茫

無統紀閱者每爲白日欲臥茲集一準以章句集註合者存之不合者汰之不合而爲人所久惑者必申明本義以折之非敢謂別裁悉當聊亦免于陳陳相因

一經解內若南軒論語解孟子說胡氏四書通西山真氏集編趙氏纂疏及朱氏通旨蔡氏集說諸書有可採者悉纂入

一永樂大全以後若蒙存諸書以至說統翼



註皆後來輯大全者所博採然亦不敢多載惟擇其與本義相發明者錄焉

一明儒講學之書若薛文清讀書錄胡敬齋居業錄羅整菴困知記根極理要程朱的脈錄真有關四子書者至陽朱陰陸之家承訛踵謬概不敢列明季則有柏廬朱氏所著學庸講義中多警發處而外間罕知之其精華故自不可沒也

一吾家高伯祖方麓先生紹聞編曾伯祖字泰先生論語義府行世已久而紹聞十四子書之理尤精研切實故集中所載尤多近則族從若林有學庸困學錄書雖晚出于章句亦堪爲羽翼也

一重訂大全

本朝自陸平湖先生于永樂原書外載入蒙存淺達之說盛行以至于今但考此書鈔于

先生卽世之後觀其自叙第以爲舊本序中亦頗不自慊竊意先生設天假之年親見此書之刻或當尚稍稍整頓然數十年來天下學者不沒溺于高頭講說而知從事大全實自此書始厥後惟適喜本于原書力爲較正功非小補但不無偶與添出閑文自餘增訂諸家亦多附以已意有可採者悉爲纂入所不滿者間亦微志別裁

至有兩說三說理同語異詳畧互見環峯朱氏叅和成文名以集解其于下學實爲便覽雖未註明姓氏非同掠美也竊倣此例凡遇可採者附叅鄙意不必盡錄原文而集解之名其義渾涵集中故嘗通用一朱子云解說聖賢之言要使義理相接如水相接去則水流不礙舊時大全其割裂破碎者勿論卽後來鑿前此之非自立條

例章句集註外先某書次某書于義似未  
爲不可然但論言者之後先不顧所言之  
倫次以致更端迭出彼此參差首尾橫決  
安能使本義瞭然愚謂必先于註義劃清  
腠理以註爲綱諸書爲目循次解釋要使  
義理相承銜接一片語言雖簡而不嫌其  
畧稱引雖多而不覺其繁條分縷析以類  
相從而言者之後先固所不必泥卽如論

語首章集註列尹氏于程子之前可做也  
至于參附已見他本必至諸說旣畢而後  
以意斷之愚謂不若各條之下孰是孰非  
孰同孰異孰爲正解孰可互參卽爲隨手  
疏明闕者尤易別白此則區區之私竊願  
下學之士一目了然不恤見笑于方家者  
也其或書愚按或書按文法偶殊指歸自

一程子有言不求于本而求于末非聖人之  
 學何謂求其末考詳畧採同異是也愚按  
 四子書中古今制度山川人物大全原本  
 撫拾不一遄喜齋增訂大全其于顧寧人  
 日知錄閩百詩釋地繁稱博引備極該洽  
 但周禮王制頗多傳會朱子已不能無疑  
 况漢唐以後制度與三代不同援此互證  
 而欲以疑朱子之未當尤難盡信前人故  
 嘗論之至如井田封建孟子一則云此其  
 大畧再則云嘗闢其畧而後之人必欲詳  
 辨極言其將駕于孟子之上然乎集中凡  
 遇此等第為志其大都不敢支離蔓引庶  
 幾學者從事根本之學潛心體認所得較  
 多

一聖賢之書所以講學明道俾學者心解力  
 行而操觚之士徒以為帖括計陋已然實

字觀義理虛字審精神未始不卽爲行文  
之要法朱子嘗云某那集註無一字閑那  
箇無緊要閑底字越要看夫俗儒所謂閑  
底字大都是虛字也集中每于一二虛字  
定提掇分明摹神會意要使聖賢句中句  
外意言俱隱躍流露讀本文如是讀章句  
集註亦如是孟子所謂以意逆志其道不  
外乎此學者苟解此以行文自是寫生妙  
手而聖賢之義理當自益明

一是集稟承本義綴以匯叅義本禹貢東迤  
北會爲匯之文竊謂講明斯理譬若導水  
然四子書乃其發源羣儒講學論道爲其  
支派而章句集註則其總匯彼詹詹小言  
與離經畔道之說所謂斷港絕潢終古無  
由至海者也夫衆言淆亂則折諸聖是集  
不獨漢唐宋元明儒書具在一以章句集

註爲折衷卽以近世理學宗工所傳緒論  
以至時賢之見諸制義評隲者苟一言一  
義犁然有當無不書其所自參伍證明凡  
以泝流尋源疏通本義引伸類長而已易  
曰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要使殊途百  
慮胥統匯于同歸一致之中此愚者編輯  
是書之微意而兢兢乎惟恐失之者也

金壇後學王步青謹識

四書朱子本義匯叅卷目

朱子章句

文會堂

大學

卷首

大學章句序

纂讀大學綱領

卷一

聖經

卷二

傳首章至五章

卷三

傳六章至十章

中庸

卷首

中庸章句序

中庸集解序

敦復堂

纂讀中庸綱領

卷一 第一章

卷二 第二章至十一章

卷三 第十二章至十九章

卷四 第二十章

卷五 第二十一章至二十六章

卷六 第二十七章至三十三章

按四子書次序朱子語類以大學為先次論語次孟子次中庸中庸工夫密規模大此讀書定法所

宜墨守者也至闡中命題之序則中庸次於論語自故明已然編書亦有遵之者第考朱子書語孟均為集註而學庸則皆章句也故各從其類即以中庸列大學之次云

朱子集註

論語

卷首

論語序說 論語要義目錄序

論語訓蒙口義序 論孟精義序

精義綱領 論孟讀書之要 語類綱領

卷一 學而

卷二 為政

卷三 八佾

卷四 里仁

卷五 公冶長

卷六 雍也

卷七 述而

卷八 泰伯

卷九 子罕

卷十 鄉黨

卷十一 先進

卷十二 顏淵

卷十三 子路

卷十四 憲問

卷十五 衛靈公

卷十六 季氏

卷十七 陽貨

卷十八 微子



卷十九 子張

卷二十 堯曰

孟子

卷首 孟子序說 精義綱領 語類綱領

卷一 梁惠王上

卷二 梁惠王下

卷三 公孫丑上

卷四 公孫丑下

卷五 滕文公上

大學 卷六 滕文公下

大學 卷七 離婁上 教人之法也蓋自天降

莫不與 卷八 離婁下 性天條其氣烈之稟或不能

以不能 卷九 萬章上 所有而主之也一有聰明睿智

盡其性 卷十 萬章下 必命之以為符兆之君師使之

而教之 卷十一 告子上 神農黃帝堯舜所以禘天

司徒之 卷十二 告子下 文也 代之隆其法設備然後

宮國都 卷十三 盡心上 聖人生八政則自子公以下

庶人之 卷十四 盡心下 教之以加加應對進退之所

卷十四 盡心下

卷十三 盡心上

卷十二 告子上

卷十一 告子上

卷十 萬章上

卷九 萬章上

卷八 鵜集上

卷七 鵜集上

卷六 鵜文公下

大學章句序

大學之書古之大學所以教人之法也蓋自天降生民既

莫不與之以仁義禮智之性矣然其氣質之稟或不能齊是

以不能皆有以知其性之所有而全之也一有聰明睿智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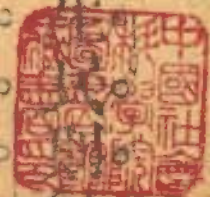
盡其性者出於其間則天必命之以為億兆之君師使之治

而教之以復其性此伏羲神農黃帝堯舜所以繼天立極而

司徒之職典樂之官所由設也三代之隆其法寔備然後王

宮國都以及閭巷莫不有學人生八歲則自王公以下至於

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學而教之以灑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



射御書數之文。及其十有五年。則自天子之元子衆子。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與凡民之俊秀。皆入大學而教之。以窮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此又學校之教大小之節。所以分也。夫以學校之設。其廣如此。教之之術。其次第節目之詳。又如此。而其所以爲教。則又皆本之人。君躬行心得之餘。不待求之民生日用彝倫之外。是以當世之人無不學。其學焉者。無不有以知其性分之所固有。職分之所當爲。而各俛焉以盡其力。此古昔盛時所以治隆於上。俗美於下。而非後世之所能及也。及周之衰。賢聖之君不作。學校之政不修。教化隳

夷風俗頹敗。時則有若孔子之聖。而不得君師之位。以行其政教。於是獨取先王之法。誦而傳之。以詔後世。若曲禮少儀內則弟子職諸篇。固小學之支流餘裔。而此篇者。則因小學之成功。以著大學之明法。外有以極其規模之大。而內有以盡其節目之詳者也。三千之徒。蓋莫不聞其說。而曾氏之傳。獨得其宗。於是作爲傳義。以發其意。及孟子沒。而其傳泯焉。則其書雖存。而知者鮮矣。自是以來。俗儒記誦詞章之習。其功倍於小學。而無用異端虛無寂滅之教。其高過於大學。而無實其他權謀術數。一切以就功名之說。與夫百家衆技之

流所以惑世誣民充塞仁義者又紛然雜出乎其間使其君子不幸而不得聞大道之要其小人不幸而不得蒙至治之澤晦盲昏塞反獲沈痼以及五季之衰而壞亂極矣天運循環無往不復宋德隆盛治教休明於是河南程氏兩夫子出而有以接乎孟氏之傳實始尊信此篇而表章之既又為之次其簡編發其歸趣然後古者大學教人之法聖經賢傳之指粲然復明於世雖以烹之不敏亦幸私淑而與有聞焉顧其為書猶頗放失是以忘其固陋采而輯之間亦竊附己意補其闕畧以俟後之君子極知僭踰無所逃罪然於國家化民成俗之意學者修己治人之方則未必無小補云淳熙

西二月甲子新安朱熹序

文集天之生民各與以性性非有物只是個道理之在我者耳故性之所以為體只是仁義禮智信五字天下道理不出於此後世之言性者多雜佛老而言所以將性字作知覺心意看了非聖賢所說性字本指也五者之中所謂信者是個真實無妄底道理如仁義禮智皆真實而無妄者也故信字更不須說只仁義禮智四字於中各有分別仁是個溫和慈愛底道理義是個斷制裁割底道理禮是個恭敬節節底道理智是個分別是非底道理凡此四者具於人心乃是性之本體○語類問大學序云既與之以仁義禮智之性又有氣質之稟所謂氣質便是剛柔強弱明快遲鈍等否曰然又云氣是那初稟底質是成這模樣了底如金之鑛木之萌芽相似又云只是個陰陽五行之氣濛在天地中精英者為人渣滓者為物精英之中又精英者為聖為賢精英之中渣滓者為愚為不肖○蒙敦復堂

引凡單言氣者該得質如云氣稟清明無物欲之累是也單言質亦兼得氣如云聰明睿智生知之質是也此云氣質則兼舉言之氣陽而質陰也氣載於質而理寓於氣也○語類問一有聰明睿智能盡其性者則天必命之為億兆之君師何處見得天命處曰此也如何知得只是才生得一恁地底人定是為億兆之君師便是天命之也他既有許多氣魄才德來不但已必統御億兆之衆人亦自是歸他如三代已前聖人都是如此及至孔子方不然然雖不為帝王也問他不得也做出許多事來以教天下後世是亦天命也又曰只人心歸之便是命問孔子如何不得命曰中庸云大德必得其位孔子却不得氣數之差至此極故不能反○問繼天立極曰天只生得許多人物與你許多道理然天却自做不得所以生得聖人為之修道立教以教化百姓所謂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是也蓋天做不得的却須聖人為他做也○問外有以極其規模之大內有以盡其節日之詳曰這箇須先識得外面一箇規模如此大了而內做工夫以實之所謂規模之大凡人為學便當以明德新民止于至善及明明德於天下為

事不成只要獨善其身須是志於天下所謂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子之所學也所以大學第二句便說在新民○白聖學不傳為士者不知學之有本而所以求於書不越乎記誦訓詁文詞之間是以天下之書愈多而理愈昧學者之事愈勤而心愈放詞章愈麗議論愈高而其德業事功之實愈無以逮乎古人○問釋氏何為高過於大學而無實曰吾儒更著讀書逐一就事物上理會道理他便都掃了這箇恁地空空寂寂便道事都了只是無用德行道藝至末事然亦皆有那釋氏若將些子事付之便都沒奈何又曰古人志道據德依仁而游於藝禮樂射御書數數尤最末事若而今行經界則算法亦甚有用○秦漢以來隨世就功名者未必自其本而推之是以天理不明而人欲熾道學不傳而異端起人挾其私智以馳騫於一世○吳氏激曰儒者之學分而為二秦漢以來然矣異端不與焉有記誦之學漢鄭康成宋劉原父之類是也有詞章之學唐韓退之宋歐陽永叔之類是也有儒者之學孟子而下周程張朱數君子而已○蒙引詞章如相如司馬遷柳宗元劉禹錫董或併以韓歐皆為詞章愚謂彼未全是俗

儒如原道佛骨表本論五代史所著何處得此等俗儒耶  
○新安陳氏曰孟子沒而其傳泯焉至二程夫子出面絕  
 學復傳於是始拔大學篇於戴記中而尊信之又整頓錯  
 亂之簡而發揮之但未成書耳○程氏復心曰大學一篇  
 序意終始推本治教學三字蓋君以此治師以此教王公  
 庶人之子弟於此學此聖學之修廢王道之隆污皆視此  
 三者如何爾○家列大學不日集註而曰章句者蓋論孟  
 二書言者非一事記者非一時皆更端之詞其章句自定  
 而大學與中庸其言累千百而意義相承血脈貫通元只  
 是一篇文字朱子為區別其章句如右經某章右第某章  
 言章則句在其中矣○愚按大學言心不言性朱子作序  
 開章便揭出性字為全書實主腦中間揭明所以為教  
 本之人君躬行心得之餘此新民之所以必本明德也其  
 曰不待求之民生日用彝倫之外此即明德新民所出止  
 於至善自古聖人所以使斯民知其性之所有而全之者  
 無他道也二語一篇警策即全書要領末結以國家之化  
 民成俗學者之修己治人無古無今徹上徹下悉包舉  
 是書之中而人性之皆善不難由教而復亦概可見矣

纂讀大學綱領

朱子曰大學是為學綱目先通大學立定綱領其他經皆襍  
 說在裏許通得大學了去看他經方見得此是格物致知事  
 此是誠意正心修身事此是齊家治國平天下事○大學是  
 一箇腔子而今却要去填教實着如他說格物自家須是去  
 格物填教實着如他說誠意自家須是去誠意亦填教實着  
 若只讀得空殼子無益也○可將大學用數月工夫看去此  
 書前後相因互相發明讀之可見不比他書他書非一時所  
 言非一人所記惟此書首尾具備易以推尋也○嘗欲作一

說教人只將大學一日去讀一遍看他如何是大人之學如何是小學如何是明明德如何是新民如何是止於至善日日如是讀月去日來自見所謂溫故而知新須是知新日日看得新方得却不是道理解新但自家這箇意思長長地新○讀大學初間也只如此讀後來也只如此讀只是初間讀得似不與自家相關後來看熟見許多說話須着如此做不如此做自不得○看大學且逐章理會須先讀本文次將章句來解本文又將或問來參章句須令逐一記得反覆尋究待他浹洽既逐段曉得將來統看溫尋過又曰讀此書功深則用博○大學一書有正經有解有或問看來看去不用或問只看註解便了久之又只看正經便了又久之自有一部大學在我胸中而正經亦不用矣然不用某許多工夫亦看某底不出不用聖賢許多工夫亦看聖賢底不出○問大學或問曰且從頭逐句理會到不通處却看章句或問乃注脚之注脚亦不必深理會按此可見朱子自以章句為重後來每有援或問疑章句者非其意矣然云不必深理會恐人以求深得鑿轉啟騎牆亦非云竟不必理會也又曰大學解本文未詳者於或問中則詳之陳氏曰大學約其旨於章句已的確真切而詳其義於或問又明實敷暢章句中太簡而或未喻則易枯必於或問詳之或問中太博而或未貫則易泛必於章句約之又曰或問未要看

義貫大學綱領 卷之五 六 敦復堂

俟有疑處方可去看。

此與上二條互相發。

○人只說某說大學等不畧

說使人自致思此事大不然人之為學只爭箇肯與不肯耳。

他若不肯向這裏畧亦不解致思他若肯向此一邊自然有

味愈詳愈有味。○某一生只看得這文字透見得前賢所未

到處溫公作通鑑言平生精力盡在此書某於大學亦然先

須通此方可讀他書。

黃氏曰朱子大學修改甚多三四十年日夜用功不肯鬆下皆有深意寓乎其

間。陳氏曰朱子一生精力在是至屬續而後絕筆為義極精。

○看大學須是將大段分作

小段字字句句不可容易放過常時暗誦默思反覆研究未

上口時須教上口未通透時須教通透已通透後更要純熟

直待不思索時此意常在心胸之間驅遣不去方是此一段

了又換一段看令如此數段之後心安理熟覺工夫省力時

便漸得力也近日看得朋友問病痛都是貪多務廣匆遽涉

獵所以凡事草率本欲多知多能下梢一事不知一事不能

本欲速成反成虛度歲月但能反此如前所云試用歲月之

功當自見其益矣至於作無益語以本心正理揆之誠何補

於事但人不作自己工夫向外馳走便見得此等事重若果

見得自己分上合做底事千條萬端有終身勉之而不能盡

者則亦自當不暇及此矣。

此今人對病之藥朱子因論大學而及之正使此輩讀此書須識得





微一生受用不盡只怕人不下工雖多讀古人書無益書  
 只是明得道理却要人做出書中所說聖賢工夫若果看  
 此教書他書可一見決矣○先讀大學可見古人為學次  
 第且就實處理會却好不得學去無形影處理會○論  
 孟中肅待大學貫通淡洽乃佳道學不助元來不是  
 上面欠却工夫乃是下面無根脚若信得及脚踏實地  
 如此做去良心自然不放踐履自自然熟非但讀書一事  
 也○大學是脩身治人底規模如人起屋相似須先打箇  
 地盤地盤既成則可舉而行之矣○大學如一部行程曆  
 皆有節次今人看了須是行去今日行得到何處明日行  
 得到何處方可漸到那田地若只把在手裏翻來覆去欲  
 望之燕之越豈有是理○大學總說了又逐段更說許多  
 道理聖賢怕有些子照管不到節節覺察將去到這裏有  
 恁地病到那裏有恁地病○大學重處都在前而後面工  
 夫漸漸輕了只是指磨在○陳氏曰大學規模廣大而本  
 末不遺節目詳明而始終不紊學者所當最先講明○程  
 氏復心曰不由是而學則記誦詞章之習虛無寂滅之教  
 與夫權謀術數百家眾技皆紛紛然傑出此其所以差也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

程子曰親當作新

大學者大人之學也因勉錄大學二字對小學說不對異

是言大學中教人脩為之方如君子深造之以道之  
 道○說統道字乃指點路頭下文三在字從此坐出明明  
 之也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而虛靈不昧以具眾理而應

萬事者也但為氣稟所拘人欲所蔽則有時而昏然其本  
 體之明則有未嘗息者故學者當因其所發而遂明之以

復其初也語類天之賦於人物者謂之命人與物受之者  
謂之性主於一身者謂之心有得於天而光明

正大者謂之明德○問明德便是仁義禮智之性否曰便  
 是又問所謂仁義禮智是性明德是主於心而言曰這箇  
 道理在心裏光明照徹無一毫不明○問明德是心是性  
 曰心與性自有分別靈底是心實底是性性便是那理心

便是盛時該載發用敷施底心屬火緣他是箇光明發動  
 底物所以具得許多道理如向父母則有那孝出來向君  
 則有那忠出來這便是性如知道事親要孝事君要忠這  
 便是心張子曰心統性情此說最精密○虛靈不昧便是  
 心此理具足於中無少欠闕便是性隨感而動便是情○  
 問知覺是心之靈因如此即氣之為耶曰不專是氣是先  
 有知覺之理理未可知覺氣聚成形理與氣合便能知覺譬  
 如這燭火是因得這明膏便有許多光燄○心是知覺性  
 是理理無心則無着處所覺者心之理也能覺者氣之靈  
 也○愚按語類謂禪家但以虛靈不昧者為性而無以具  
 眾理以下之事讀書錄云重在虛靈不昧上其曰具曰應  
 皆虛靈之所為所謂心統性情者也田能錄云虛靈不昧  
 與具眾理應萬事雖是兩層却不可截然分開存虛靈不  
 昧朱子所謂靈底是心是以氣言具眾理應萬事朱子所  
 謂實底是性是以理言然虛靈不昧四字雖不得具眾理  
 應萬事若非具眾理應萬事雖有知覺叫不得虛靈故北  
 溪陳氏曰理與氣合所以虛靈合此數條乃盡章句釋明  
 德之義○疏義惟人得天地正通之氣故其體質淳全義

理充暢方寸之內虛無不包靈無不覺存主融通而未嘗  
 昧焉是所以具眾理而應萬事者也具眾理者體也應萬  
 事者用也眾理即萬事之理萬事即眾理之事渾然在中  
 隨感而應者也○蒙引章句氣稟物欲是兩平說但凡為  
 氣稟所拘者則必為物欲所蔽凡物欲得而蔽之者皆坐  
 邊蓋氣稟不齊則必有蔽於物欲者矣愚按原其初則氣  
 稟之累固多究其後則物欲之蔽尤甚此孟子所以云陷  
 溺其心者然自氣稟之說起於程張故言性必兼言氣然  
 章句亦只平舉至或問乃極言二者之反覆相因而其義  
 始暢○新安吳氏曰氣稟拘之有生之初物欲蔽之有生  
 之後不昧者所以昏也然雖有昏昧之時而無息滅之理  
 ○愚題問如何是明明德曰明德是自家心中具許多道  
 理在這裏本是箇明底物事初無暗昧人得之則為德如  
 剛隱蓋惡辭讓是非是從自家心裏出來觸着那物便是  
 那箇物出來何嘗不明緣為物欲所蔽故其明易昏如鏡  
 本明被外物點污則不明了少間磨起則其明又能照物  
 ○問明明德是於靜中本心發見學者因其發見處從而  
 敦復堂

窮窳之否曰不特是靜雖動中亦發見孟子將孺子將入井處來明這道理蓋孺子入井人所共見能於此發端處推明便是明蓋人心至靈有什麼事不知有什麼事不曉有什麼道理不具在這裏何緣有不明為是氣稟之偏又為物欲所蔽如目之於色耳之於聲鼻之於臭四肢之於安然所以不明然而其德本不至明物事終是遮不得必有時發見使教至惑之大亦時乎有善念之發學者便當因其明處下工夫一向明將去致知格物皆是事也且如今人做得一件事不是有時都不知便是昏處然有時知得不是這箇便是明處又曰人心莫不有知所以不知者但氣稟有偏故知之有不能盡所謂致知者只是教他展開使盡明明德是明此明德只見一點明便於此明去正如人醉醒初間少醒至於大醒亦只是一醒學者貴復其初至於已地位則不着箇復字○在明明德須是自家見得這物事光明燦爛常在目前始得如今都不曾見得須是勇猛着起精神拔出心肝與他看始得正如人跌落大水浩無津涯須是猛勇奮起這身要得出來而今都只泛泛聽他流將去○問明明德如磨鏡相似曰說固善

但此理不比磨鏡之法先生畧擡身起開兩手如閃出之狀曰忽然閃出這光明來不待磨而後現但人不自察耳如孺子將入井不拘君子小人皆有怵惕惻隱之心便可見○人本來皆具此明德德內便有此仁義禮智只被外物汨沒了不明便都壞了所以大學之道必先明此明德若能學則能知覺此明德常自存得便去刮剔不為物欲所蔽推而事父孝事君忠推而齊家治國平天下皆只此理大學一書若理會得這一句便可迎刃而解○王方麓紹開編本體之明初未嘗慧如朱子云人一念竦然自覺其非便是明之端此等在日用間其發亦無時無數但欲人識認得便即此而有以遂明之耳○雙峯饒氏曰明之之功有二一是因其發而充廣之使之全體皆明一是因已明而繼續之使之無時不明○王樹困學錄因其所發而遂明之是明明德契繫下手處錯過此幾即復昏矣因字遂字最有力因則錯過不得遂則停待不得○何以能因其所發而遂明之須是察識何以能復其初須是擴充格物致知察識之功誠新者革其舊之謂也言既自明意正心修身擴充之事

其明德又當推以及人使之亦有以去其舊染之污也

曰此理人所均存非我所得私既自明其德須當推以及人見人為氣稟物欲所昏豈不惘然欲有以新之使亦如

我挑剔措磨以復其得之於天者此便是新民○語類問明德新民還須自家德十分明後方可去新民曰不是自

家德未明便都不管着別人又不是硬要去新他若大段新民須是德十分明方能如此若小小效驗自是自家這

裏如此他人使自觀感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自是如此○問新民莫是修道之謂教有以新之否曰

道之以德是明明德齊之以禮是以禮新民也是修道之謂教有禮樂法度政刑使之去舊汚也○紹開編民者對

己之稱近則家人遠則國與天下之火皆民也同此明德而不能皆自明其德故必在得於君子以去其舊染之汚

而自新所謂治而教之以復其性也○蒙引新民二字固是就教化上說然非制田里教樹畜立法制以安其生則亦無以為施教之地也○按此即或問不惟有以化之而又有以處之之義○

類多舊染洗濯而新之則在乎上之人也然明德亦有言新者盤銘言自新是也新民亦有言明德者明明德於天下是也○玉溪盧氏曰新民是要人人皆明明德民無不新則民之明德無不明而我之明德明於天下矣

者必至於是不遷之意至善則事理當然之極也言明明德新民皆當止於至善之地而不遷蓋必其有以盡夫

天理之極而無一毫人欲之私也○語類至善只是十分是然方是好事未到極好處必到極處便是道理十分盡頭無一毫不盡故曰至善善字輕至字重○問既曰明德又

曰至善何也曰明德一分便有一分明德是下手做至善是行到極處又曰至善雖不外乎明德然明德亦有畧畧明

者須是止於那極至處又曰至善是明德中有此極至處○明德統言在己之德本無瑕垢處至善指言理之極致

隨事而在處止於至善是包明德新民已也要止於至

善

善

善

善

善人也要止於至善蓋天下只是一箇道理在他雖不能在我之所以望他者則不可不如是也。至善隨處皆有修身中也有至善必學到那盡處齊家中也有至善必學到那盡處至善只是以其極言不特是理會到極處亦要民其初且苟簡做一截到止於至善又子細做一截也起手便當從內聖外王上做工夫而日積月累循序漸進歸於至善耳。明德新民皆當止於極好處止之為言未到此便住不可謂止到得此而不能守亦不可言止止者止於是而不遷之意或問明明德是自己事可以做得到極好處若新民則在人如何得他到極好處曰是教自家先一册得盡然後漸民以仁摩民以義如所謂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又從而振德之如此變化他自然解到極好處。文集使天下皆如此理而求止焉固是新民之事然其所以使之如此者必有道矣示之表儀固是所以新之之本然已屬明明德之分矣須知政教法度之施於民者亦無不欲其止於至善也。新安吳氏曰止至善為明德新民之標的極盡天理絕無人欲為止至善之律令。

新安陳氏曰天理人欲相為消長才有一毫人欲之私便不能盡夫天理之極不得云止於至善矣。困學錄同止

至善章句謂盡夫天理之極語類云只是到恰好處二說不同如何曰惟是恰好方是天理之極若稍有過不及便不能恰好便是人欲私智

此三者大學之綱領也語類大

之為而非天理之極矣

句說一箇體統用力處却在致知格物。明明德新民止

至善此八字已括盡一篇之意。番陽沈氏曰大學之體

在明明德其用在新民其體用之準則在止至善要其用

力之方在知與行而已。玉溪盧氏曰明明德是下文格

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之綱領新民是下文齊家治國平

天下之綱領止至善總明德新民而言又八者逐條之綱

領要而言之則明明德又為三者之綱領乃大學一書之

大綱也世愚按語類云明明德者是指全體之妙下面

許多節目皆是彰明德做去朱子未嘗無重明德之意即

或問中於物格節亦云明明德者又三言之綱領而於章

句未及之則此處亦不必遽為標出恐蹈後來講家各立宗旨之弊。新安陳氏曰綱以大綱言如綱之有綱綱舉

必登丁本後進卷一 二 校復堂

則目張領以要領言如  
裘之有領領挈而裘順

或問大學之道吾子以為大人之學何也曰此對小子之  
學言之也曰敢問其為小子之學何也曰愚於序文已畧  
陳之而古法之宜於今者亦既輯而為書矣學者不可以  
不之考也曰吾聞君子務其遠者大者小人務其近者小  
者今子方將語人以大學之道而又欲其考乎小學之書  
何也曰學之大小固有不問然其為道則一而已是以方  
其幼也不習之於小學則無以收其放心養其德性而為  
大學之基本及其長也不進之於大學則無以察夫義理

措諸事業而收小學之成功是則學之大小所以不同特  
以少長所習之異宜而有高下淺深先後緩急之殊非古  
今之辨義利之分判然如薰猶水炭之相反而不可以相  
入也今使幼學之士必先有以自盡乎灑掃應對進退之  
間禮樂射御書數之習俟其既長而後進乎明德新民以  
止於至善是乃次第之當然又何為而不可哉語類小學  
的様子。問小學大學之別曰小學大學只是一箇事小  
學是學事親事長大學便就上而講究委曲其所以事親  
事長是如何。古人由小學而進於大學其於灑掃應對  
進退之間持守堅定涵養純熟固已久矣大學之序特因  
小學已成之功。問小學大學之類須於小學中出然正  
學則所以實其理也忠信孝弟之類須於小學中出然正

心誠意之類。小學如何知得。須其有識。後以此實之大抵。大學一節一節。恢廓展布。將去。然必到於此。而後進。既到而不進。固不可。求到而求進。亦不可。且如國既治。又却紮矩。則又欲其四方皆律之也。此一卷書甚分明。不是滾作一塊。曰。幼學之士。以子之言。而得循序漸進。以免於躐等物事。曰。幼學之士。以子之言。而得循序漸進。以免於躐等。陵節之病。則誠幸矣。若其年之既長。而不及乎此者。欲反從事於小學。則恐其不免於扞格不勝。勤苦難成之患。欲直從事於大學。則又恐其失序無本。而不能以自達也。則如之何。曰。是其歲月之已逝者。則固不可得而復追矣。若其工夫之次第條目。則豈遂不可得而復補耶。蓋吾聞之。敬之一字。聖學之所以成。始而成。終者也。為小學者。不出乎此。固無以涵養本原。而謹夫灑掃應對進退之節。與夫六藝之教。為大學者。不由乎此。亦無以開發聰明。進德脩業。而致夫明德新民之功也。是以程子發明格物之道。而必以是為說焉。不幸過時。而後學者。誠能用力於此。以進乎大。而不害兼補乎其小。則其所以進者。將不患於無本。而不能以自達矣。其或摧頹已甚。而不足以有所兼。則其所以固其肌膚之會。筋骸之束。而養其良知良能之本者。亦可以得之於此。而不患其失之於前也。顧以七年之病。而求三年之艾。非百倍其功。不足以致之。若徒歸咎於既

乎此。固無以涵養本原。而謹夫灑掃應對進退之節。與夫六藝之教。為大學者。不由乎此。亦無以開發聰明。進德脩業。而致夫明德新民之功也。是以程子發明格物之道。而必以是為說焉。不幸過時。而後學者。誠能用力於此。以進乎大。而不害兼補乎其小。則其所以進者。將不患於無本。而不能以自達矣。其或摧頹已甚。而不足以有所兼。則其所以固其肌膚之會。筋骸之束。而養其良知良能之本者。亦可以得之於此。而不患其失之於前也。顧以七年之病。而求三年之艾。非百倍其功。不足以致之。若徒歸咎於既



往而所以補之於後者又不能以自力則吾見其扞格勤  
 苦日有甚焉而身心顛倒眩瞶迷惑終無以為致知力行  
 之地矣况欲有以及乎天下國家也哉。語類明德如入總  
 玲瓏致知格物各

從其所明處去。今人不會做得小學工夫。一旦學大學是  
 以無下手處。今日當自持敬始。使端確純一。靜專然後能  
 致知格物。問大學首云明德。却不曾說主敬。莫是已見  
 於小學否。曰然。自小學不傳。伊川却是帶補一敬字。古  
 人於小學自能言便有教。歲有一歲工夫。到二十來歲  
 聖賢資質已自有二三分。大學只出治光采。而今都蹉過  
 了。不能更轉去做得。只據而今地頭。便剗住立定。脚跟做  
 去。栽種後來根株。填補前日欠缺。又曰失時後學必著鑽  
 補得前許多欠缺處。人一已百。人十已千。若不如是。悠悠  
 度日。一日不做得一日工夫。只見沒長進。如何要補前面  
 曰然則所謂敬者又若何而用力耶。曰程子於此嘗以主

一無適言之矣。嘗以整齊嚴肅言之矣。至其門人謝氏之

說則又有所謂常惺惺法者焉。尹氏之說則又有所謂其  
 心收斂不容一物者焉。觀是數說足以見其用力之方矣。  
 曰敬之所以為學之始者然矣。其所以為學之終也。奈何。  
 曰敬者一心之主宰而萬事之本根也。知其所以用力之  
 方則知小學之不能無賴於此。以為始。知小學之賴此以  
 始則夫大學之不能無賴乎此。以為終者。可一以貫之而  
 無疑矣。蓋此心既立。由是格物致知以盡事物之理。則所  
 謂尊德性而道問學。由是誠意正心以修其身。則所謂先

立其大者。小者不能奪。由是齊家治國以及乎天下。則所謂修己以安百姓。篤恭而天下平。是皆未始一日而離乎敬也。然則敬之一字。豈非聖學始終之要也哉。程子曰。主無適之謂一。又曰。只整齊嚴肅。則心便一。一則無非僻之干矣。○王蔡謝氏曰。敬是常惺惺法。○祁寬問如何是主一。和靖尹氏曰。只收斂身心。便是主一。且如人到神祠。敬時。其心收斂。便着不得毫髮事。非主一而何。愚按。主一無適。漸近自然。其心收斂。不容一物。則大段着力。二者義同。而氣象自別。○語類問。程子謝氏之說。謝氏尤切當。曰。如某所見。程子說得切當。且如整齊嚴肅。此心便存。便能惺惺。若無整齊嚴肅。便要惺惺。恐無捉摸。不能常惺惺矣。○問謝氏惺惺之說。曰。惺惺乃心不昏昧之謂。只此便是。今人說敬。却只以整齊嚴肅言之。此固是敬。然心若昏昧。理不明。雖強把捉。豈得為敬。愚按。此與前說似相反。而實則相發。○困學錄。主一無適。所以一其內。整齊嚴肅。所以一其外。內外兩盡。主敬工夫。乃無滲漏。合而言之。裏面無不整齊嚴肅。所謂天君泰然。百體從令也。外面整齊嚴肅。則裏面自無不一。所謂制之於外。以安其內也。學者做工夫。須是內外兩盡。而必以內為主。又曰。整齊嚴肅。正是主一實下處。又曰。須常常提醒。此心不使昏昧。則心地精明。萬今。一澈然後雜慮不作。而能主一無適。故上蔡又有常惺惺法。要之諸說。不同其歸。則一學者。但各隨所從。入而致力焉。充積既久。到得力時。便都貫得。○語類問。敬字當不得小學。曰。看來小學。却未當得敬。敬已自包得小學。敬是徹上徹下工夫。雖做到聖人田地。也只放下這敬不得。又曰。敬字是徹上徹下工夫。雖做到聖人頭。徹尾工夫。自格物至平天下。皆不外此。曰。然則此篇所謂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於至善者。亦可得而聞其說之詳乎。曰。天道流行。發育萬物。其所以為造化者。陰陽五行而已。而所謂陰陽五行者。又必有是理而後有是氣。及其

而實則相發。○困學錄。主一無適。所以一其內。整齊嚴肅。所以一其外。內外兩盡。主敬工夫。乃無滲漏。合而言之。裏面無不整齊嚴肅。所謂天君泰然。百體從令也。外面整齊嚴肅。則裏面自無不一。所謂制之於外。以安其內也。學者做工夫。須是內外兩盡。而必以內為主。又曰。整齊嚴肅。正是主一實下處。又曰。須常常提醒。此心不使昏昧。則心地精明。萬今。一澈然後雜慮不作。而能主一無適。故上蔡又有常惺惺法。要之諸說。不同其歸。則一學者。但各隨所從。入而致力焉。充積既久。到得力時。便都貫得。○語類問。敬字當不得小學。曰。看來小學。却未當得敬。敬已自包得小學。敬是徹上徹下工夫。雖做到聖人田地。也只放下這敬不得。又曰。敬字是徹上徹下工夫。雖做到聖人頭。徹尾工夫。自格物至平天下。皆不外此。曰。然則此篇所謂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於至善者。亦可得而聞其說之詳乎。曰。天道流行。發育萬物。其所以為造化者。陰陽五行而已。而所謂陰陽五行者。又必有是理而後有是氣。及其

生物則又必因是氣之聚而後有是形。故人物之生，必得是理。然後有以爲健順仁義禮智之性。必得是氣。然後有以爲魂魄五臟百骸之身。周子所謂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者，正謂是也。然以其理而言之，則萬物一原，固無人物貴賤之殊。以其氣而言之，則得其正且通者爲人，得其偏且塞者爲物。是以或貴或賤，而不能齊也。彼賤而爲物者，既梏於形氣之偏塞，而無以充其本體之全矣。惟人之生，乃得其氣之正且通者，而其性爲最貴，故其方寸之間，虛靈洞徹，萬理咸備。蓋其所以異於禽獸者，正在此。

而其所以可爲堯舜而能參天地以贊化育者，亦不外焉。是則所謂明德者也。然其通也，或不能無清濁之異，其正也，或不能無美惡之殊。故其所賦之質，清者智而濁者愚，美者賢而惡者不肖。又有不能同者，必其上智大賢之資，乃能全其本體而無少不明。其有不及乎此，則其所謂明德者，已不能無蔽而失其全矣。况乎又以氣質有蔽之心，接乎事物無窮之變，則其目之欲、色耳之欲、聲口之欲、味鼻之欲、臭四肢之欲、安佚，所以害乎其德者，又豈可勝言也哉。二者相因，反覆深固，是以此德之明，日益昏昧。而此

心之靈其所知者不過情欲利害之私而已。是則雖曰有人之形而實何以遠於禽獸。雖曰可以為堯舜而參天地而亦不能有以自充矣。然而本體之明得之於天終有不可得而昧者。是以雖其昏蔽之極而介然之頃一有覺焉。則即此空隙之中而其本體已洞然矣。是以聖人施教既已養之於小學之中而復闢之以大學之道。其必先之以格物致知之說者。所以使之即其所養之中而因其所發以啓其明之之端也。繼之以誠意正心脩身之目者。則又所以使之因其已明之端而反之於身以致其明之之實也。

也夫既有以啓其明之之端而又有以致其明之之實則

吾之所得於天而未嘗不明者豈不超然無有氣質物欲

之累而復得其本體之全哉。是則所謂明明德者而非有

所作爲於性分之外也。語類問必有是理然後有是氣是

欲推其氣之所從來則道說先有是理然理又非別為一

物即存乎是氣之中無是氣則理亦無掛搭處氣則為一

金木水火理則為仁義禮智天地之間有理有氣理也

者形而上之道也生物之本也氣也者形而下之器也生

物之具也故人物之生必稟此理然後有性必稟此氣然

後有形其性其形雖不外乎一身然道器之間分際甚明

不可亂也論萬物之一原則理同而氣異理萬物之異

敦復堂

近以其昏明開塞之甚遠故理絕不同氣相近如知寒燠  
 識饑寒好生惡死趨利避害人與物都一般理不同如蜂  
 蟻之君臣只是他義上有一點子明虎狼之父子只是他  
 仁上有一點子明其他更推不去○新安倪氏曰理雖不  
 雜乎氣而亦不離乎氣以不雜者言之則理同而氣異以  
 不離者言之則得氣之正者理亦全得氣之偏者理亦不  
 全矣○朱子曰人雖皆是天地之正氣但袞來袞去便有  
 昏明厚薄之異蓋氣是有形之物纔是有形之物便自有  
 美惡也○語類介然之頃一有覺焉如擊石之火只是些  
 子纔引着便可以燎原只要人識認得操持充養將去又  
 問真知之知與久而後有覺之覺字同否曰大畧也相似  
 只是各有所指不同真知是知得真箇如此不是只聽得  
 人說便喚做知覺則是忽然心中自有箇覺悟曉得道理  
 是如此人只有兩般心一箇是覺底心一箇是不覺底心  
 只是纔知得這是箇不是底心便是是底心便將這知得  
 不是底心去治那不是底心知得不是底心便是主那不  
 是底心便是客便常守定這箇知得不是底心莫要放失  
 更那別討箇心來喚做是底心如人睡時固無

所覺但教才醒便抖擻起精神莫要更教他睡此便是醒  
 不是已醒了更別去討箇醒說如何得他不睡程子所謂  
 以心使心便是如此人多疑是兩箇心不知只是將這知得  
 不是底心去治那不是底心而已然其所謂  
 明德者又人人之所同得而非有我之得私也向也俱為  
 物欲之所蔽則其賢愚之分固無以大相遠者今吾既幸  
 有以自明矣則視彼衆人之同得乎此而不能自明者方  
 且甘心迷惑沒溺於卑污苟賤之中而不自知也豈不為  
 之惻然而思有以救之哉故必推吾之所自明者以及之  
 始於齊家中於治國而終及於平天下使彼有是明德而  
 不能自明者亦皆有以自明而去其舊染之污焉是則所

謂新民者而亦非有所付畀增益之也。困學錄性者萬物之一原非有我之

所得私也。是故立必俱立。成不獨成。聖賢立志之初。合下

便如此所以纔說明明德便說新民成已成物。一以貫之

此學之所以大也。○新民不是強人以本無。又非分予

以我有。人人有此明德。我不過因其固有者而新之耳。然

德之在己而當明。與其在民而當新者。則又皆非人力之

所為。而吾之所以明而新之者。又非可以私意苟且而為

也。是其所以得之於天而見於日用之間者。固已莫不各

有本然一定之則。程子所謂以其義理精微之極。有不可

得而名者。故姑以至善目之。而傳所謂君之仁。臣之敬。子

之孝。父之慈。與人交之信。乃其目之大者也。衆人之心。固

莫不有是。而或不能知。學者雖或知之。而亦鮮能必至於

是而不去。此為大學之教者。所以慮其理雖粗。復而有不

純已。雖粗克而有不盡。且將無以盡夫脩己治人之道。故

必指是而言。以為明德新民之標的也。欲明德而新民者。

誠能求必至。是而不容其少有過不及之差焉。則其所以

去人欲而復天理者。無毫髮之遺恨矣。語類至善只是極

好。無一毫不是處。無一毫不到處。且如事君必當如舜之

所以事堯而後喚做敬。治民必當如堯之所以治民而後

喚做仁。不獨如此。凡理皆有箇極好處。今人都是理會得

半截。便道了。待人看來喚做好。也得喚做不好。也得自家

本不會識得到。少刻也會入於老佛。也會入於申韓。故大

學必使人從致知。正截要理會透方做得不要恁地半間

半界舍含糊糊。○陳氏曰所謂姑以至善目之者所以極形容其精微耳。非謂精微之不為善而借此以形容之也。○愚按朱子於此特下標的二字已隱為下節單括止字立幟。聖必學孔子治必法唐虞三代之正。如射者之有的。即條日工夫逐程無不以此為的。方能必至於是而止。否則如三聖之清任和尚不能無偏處。漢唐以下之王霸雜用難與言發彼有的交。○止之云者以此為標的。亦即以大學一篇之指總而言之。不出乎八事而八事之要總而言之。又不出乎此三者。此愚所以斷然以為大學之綱領而無疑也。然自孟子沒而道學不得其傳。世之君子各以其意之所便者為學。於是乃有不務明其明德而徒以政教法度為足以新民者。又有愛身獨善自謂足以明其明德而不屑乎新民者。又有略知三者之當務。顧乃安於小成。狃於近利而不求止於至善之所在者。是皆不考乎此篇之過其能成已成物而不謬者鮮矣。朱子曰不務明其

度為足以新民如管仲之徒便是自謂能明其明德而不屑於新民如佛老便是略知明德新民而不求止於至善如王通便是看他於己分上亦甚脩飾其論為治本末亦有條理甚有志斯世只是規模淺窄不曾就本原上著工夫便做不徹須是無所不用其極方是古之聖賢明明德便欲無一毫私欲新民便欲人於事事物物上皆是當也。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后與後同後倣此

止者所當止之地。即至善之所在也。新安陳氏曰此止字即接上文在止於至

善之止字說下來愚按語氣固是急轉口省交道理却是  
統攝止於至善四字坐實一止字故說止字必靠實至善  
說至善必知之則志有定向靜謂心不安動安謂所處而  
靠實明新

安慮謂處事精詳得謂得其所止語類在止於至善至者

本於天理驗於人心即事即物而無所不在吾能各知其

止則事事物物莫不各有定理而分位界限為不差矣○

問知止而后有定須是物格知至以後方能如此若未能

無頓斷都知到盡處下方能知止有定只這一事上知得

盡則此一事便知得當止處這箇各隨人淺深固是要知

到盡處方好只是未能如此且隨你知得者只管定去又

曰知止而后有定須是事事物物都理會得盡而后有定

若只理會得一事一物明日別有一件便理會不得這箇

道理須是理會得五六分以上方見得這邊重那邊輕後

面便也易了而今未理會到午藏以上所以費力須是逐

一理會少間多了漸會貫通又曰知有淺深得有大小存

乎其入愚按此數條朱子亦止大概說未嘗限定知止為

何等入然讀或問則曰知止云者物格知至而於天下之

事皆有以知其至善之所在分明是知止分量已到盡處

此自是本文正論○知止是識得去處既識得心中便定

更不他求如行路知得從這一路去心中自是定如求之

此又求之彼即是未定定靜安慮得五字是功效次第不

是工夫節目才知止自然知因而至○定亦自有淺深如

學者思慮凝定亦是定如道理都見得徹各止其所亦是

定只此地位已高○定是理前在心既定於理心便會靜  
若不定於理則此心只是東去西去○定是見得事事物  
物上千頭萬緒各有定理靜只就自家一箇心上說○定  
以理言故曰有靜以心言故曰能○存疑靜者內念不與  
外物不搖兼內外說又曰此靜比常說動靜不同此是知  
邊靜蓋此條自能得以靜尚在知一邊能得以後方是行  
○說統靜字在動中看出靜不妄二字可味若只說不動  
便是槁木死灰所謂不妄者何也念之所起只在至善也  
○因勉錄按不妄二字雖應事接物亦靜也○語類問安  
是所處而安莫是把捉得定時處事自不為所移否曰這  
敦復堂



箇本是一意但靜是就心上說安是就身上說此心若不  
 靜這裏坐也坐不得那裏坐也坐不得又曰能安者以地  
 位言之也在此則此安在彼則彼安在富貴亦安在貧賤  
 亦安○安而后能慮慮字看來更重似思字聖人下得言  
 語恁地鎮重又曰慮是思之精審今人心中搖漾不定疊  
 還能慮得事否人處事於叢冗急遽之際而不錯亂非安  
 不能也又曰先思自家心安了有些事來方始思量區處  
 得當然這也從知止說下來若知其所以止自然如此這却  
 不消得工夫○困學錄定靜安是知止中相因之妙慮則  
 是知止能得交接頭上事固為緊要然此處無大工夫工  
 夫全在知止上但到此界一停頓就其所已知處再一詳  
 細體察便得路數開明便好向前做去朱子所謂慮字一  
 節較難進者謂此是事接將發時不可不提撕省察耳不  
 是更有難做工夫也○雙峯饒氏曰警之秤知止是識得  
 秤上星兩慮是將來秤物時又仔細看能得是方秤得輕  
 重的當定靜安在事未至之前慮是事方至之際四者乃  
 知止所以至能得之脈絡○蒙引知止是平時講究工夫  
 慮又是臨時研審工夫不講於平時則胸中無主而臨時

無以慮不研審於臨時則或台身失措平時之所待者不  
 無失之故知止後不可不慮然非知止亦不能慮也○語  
 類若知至了及臨時不能慮則安頓得不恰好能慮則前  
 面所知之事到便會行得去如平時知得為子當孝為臣  
 當忠到事親事君時則能思慮其曲折精微而得所止矣  
 ○困學錄既知止了到得臨事時不更詳悉體察則所慮  
 者雖善而未必其至○語類知止至能得蓋才知所止則  
 志有定向才定則自能靜靜則自能安安則自能慮慮則  
 自能得要緊在能字蓋有溜而去自然如此者慮謂會思  
 量事凡思天下之事莫不各得其當是也○知止只是先  
 知得事理如此及到事至物來乃能慮能字自有意思思  
 接慮字緊粘安字上貫知止故又曰知之審而後能慮慮  
 之審而後能得○真知所止則必得所止雖若無甚間隔  
 其間亦有少過度處健步勇往勢雖必至然後移步亦須畧  
 有漸次也○困學錄此一條緊接上止至善言欲得所止  
 必先知所止蓋極言知止之妙有如此為下格物致知一  
 節起本也若得止中節目自意誠以下遂節有工夫在其  
 理又當別說此處之指只重說知止以見格物致知之為  
 敦復堂

急耳。○按格物致知是知止前工夫。意識至平天下是得止中次序。故語類曰：自知止至能得是說。知至意誠中間事。又曰：知止是知事事物物各有其理。到慮而后能得處。便是得所以處事之理。可見此後自有意識以下許多工夫。節次在非一。

或問：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何也？曰：此推本上文之意。言明德親民所以止於至善之由也。蓋明德新民同，皆欲其止於至善。然非先有以知夫至善之所在，則不能有以得其所當止者而止之。如射者，固欲其中，夫正鵠然不先有以知其正鵠之所在，則不能有以得其所當中者而中之也。知止云者，

物格知至而於天下之事皆有以知其至善之所在，是則吾所當止之地也。能知所止，則方寸之間事事物物皆有

定理矣。新安陳氏曰：章句云：知止則志有定向，此云事物皆有定理，合二說其義方備。能知所止，則此心光明見得事物皆有定理。而志方有定向。○蒙引或問：雖以

理言而上文則曰方寸之間。事事物物皆有定理。方寸之間非志。理既有定，則無以動其心而能靜矣。心既能靜，則

無所擇於地而能安矣。能安則日用之間從容閒暇，事至物來有以揆之而能慮矣。能慮則隨事觀理，極深研幾無

不各得其所止之地而止之矣。語類問：知止能慮之別曰

理到得臨事又須研幾審處方能得所止。如易所謂惟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此似知止惟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

此便是能慮。又問或問中說能慮却兼下極深研幾字。覺未穩。曰極深研幾是更密一審當時下得未仔細要之只著得研。然既真知所止則其必得所止固已不甚相遠其幾字。

問四節蓋亦推言其所以然之故。有此四者非如孔子之

志學以至從心。孟子之善信以至聖神。實有等級之相懸。

為終身經歷之次序也。

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

明德為本新民為末知止為始能得為終本始所先末終

所後此結上文兩節之意。語類問事物何分別曰對言則

在其中知止能得如耕而種而耘而斂是事有箇首尾如

之一物對天下之萬物便有箇內外本末知所先後自然

近道不知先後便倒了如何能近道。○三山陳氏曰新民

者自明德而推也已德不明未有能新民者此明德所以

為新民之本能得者原於知止而後致也苟始焉不知未

見其卒於有得矣此知止所以為能得之始。○存疑按第

二節不過推本第一節止至善之意非與首節對言也而

於第三節乃並舉而對言之何耶蓋物與事自不作事即

是物中之事特以其皆有先後之序故對舉而言耳。○物

有本末先自治而後治人也事有終始行以知為先也只

下箇本末終始字而其先後之序自昭昭矣。○蒙引知止

知字深知所先後知字淺此知字又在知止之前。○近道

雖就知上說而所以近道者正以其於用上處知所先後

也不是只泛泛然僅知其序便為近道。○道即大學之道

○愚按章句謂此結上文兩節而玉溪盧氏謂不特結上

亦以起下雖非語氣脈自通但

以先後字分配下兩節則太泥

或問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何也曰此

結上文兩節之意也。明德新民兩物而內外相對，故曰本

末。知止能得一事而首尾相因，故曰終始。誠知先其本而

後其末，先其始而後其終也。則其進為有序而至於道也

不遠矣。語類知工夫先後次第則進為有序不忽近務遠

按翼註云本末是一物之本末也如一株樹有根與梢若

兩物則有兩本末矣此說似駁或問而云然要之明德在

己新民在人以人已相對而言故曰兩物若從天命原頭

說下以萬物為一體雖兩物實一物也於理自不相牴牾

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

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

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治平聲後做此

明明德於天下者使天下之人皆有以明其明德也。語類

明明德於天下只是且說箇規模如此學者須有如此規

模則是本來合如此不如此便欠了愚按此即序中所云

外有以極其規模之大下面節節推出工夫次第便是內

有以盡其節目之詳○東陽許氏曰不曰欲平天下先治

其國而曰明明德於天下者是要見新民是明德中事又

見新民不過使人各明其德而已○困學錄明明德於天

下便欲明明德於天下此是何等胸次有此一段規模自

然條理精密工夫詳到不做到處不依今學者志氣卑

下動云我是何等樣人敢道如此只此一念便不可與人

堯舜之道又曰欲明明德於天下雖在匹夫亦不可無此

志向○人人各明其明德而天下平矣然須已先明其明

德後可推以及人故曰明明德於天下玩一於字全節精

神隱然已具○明德人人所同特眾人不能自明要在為

上者去明之耳所謂平天下者原不過使天下人人各明

其明德並非有所勉強而增益之也○新安吳氏曰由此

致復堂

推之治國是欲明明德於一國齊家是欲明明德於一家  
 ○存疑齊家治國平天下俱要兼化之處之說不但平天  
 下為然愚按治平之理雖一而國與天下之分不同治國  
 以化之為要平天下則處之較難觀傳文可見○蒙引齊  
 家之道必篤恩義使父子兄弟夫婦皆燦然有文以相接○存疑  
 必正倫理使父子兄弟夫婦皆燦然有文以相接○存疑  
 脩身須兼身之所與所接說傳中視聽食息是就所具言  
 孝弟慈是就所接言○愚按自明明德於天下推到脩身  
 已盡將新民之事攝入明明德中隱然有脩身為心者身  
 本意在下乃更推身之所由脩以完明明德之事心者身  
 之所主也誠實也意者心之所發也實其心之所發欲其  
 必自慊而無自欺也語類心之為物至虛至靈神妙不測  
 常為一身之主以提萬物之綱而不  
 可有頃刻之不存者也不自覺而馳騁飛揚以徇物欲  
 於驅設之外則一身無主萬事無綱雖其俯仰顧盼之間  
 審已不自覺其身之所在矣○問心如何正且只是去其  
 善心者○紹聞編按正心者無事則湛然虛明不為物先

有事則隨感而應不與俱往正心兼動靜所謂密察此心  
 之存否而敬以直之正是動亦定靜亦定也常如明鏡止  
 水是謂得其正○困學錄心統性情兼體用工夫只在戒  
 慎恐懼未發則敬以直內存其本然之體已發則虛以應  
 物全其當然之用常常存養不使偏倚○蒙引意者心之  
 萌也心該動靜意只是動之端○語類問心本也意恃心  
 之所發耳今欲正其心先誠其意似倒說了曰心無形影  
 教人如何撐拄須是從心之所發處下手先須去了許多  
 惡根如人種田不先去草如何種先去了自欺之意  
 意誠則心正誠意最是一段緊要工夫又曰誠意以敬為  
 先○問意是心之發處情亦是發處何以別曰情是性之  
 發情是發出恁地意是主張要恁地如愛那物是情所以  
 去愛那物是意情如舟車意如人去使那舟車一般○存  
 疑正心是心之應物得其當誠意是發心誠實要為善若  
 不真實要為善則此心全在物欲上如何使他應接當理  
 緣應接不當理只是喜怒哀懼之發不得其當却非惡也  
 意不誠全是箇惡人了所以緊要在誠意○困學錄意在  
 性情之交誠意在動靜關頭上用力○說統識得心意所  
 去至丁二處至家

由分處方識得誠正所由合處。或問小註正心以全體言非主靜一時事也。兩句有分別處。有交。故曰。欬曰。先若一直注下則兩層意不出矣。大

致推極也。知猶識也。推極吾之知識欲其所知無不盡也。格至也。物猶事也。窮

至事物之理欲其極處無不到也。語類致知知之始誠意

學者兩箇關致知乃夢與覺之關誠意乃善與惡之關透

得致知之關則覺不然則夢透得誠意之關則善不然則

惡又曰誠意是人鬼關又曰誠意是轉關處又曰深自省

察以致其知痛加剪落以誠其意。物莫不有理人莫不

有知如孩提之童知愛其親及其長也知敬其兄以至於

饋則知求食渴則知求飲是莫不有知也。但所知者止於

犬畧而不能推致其知以至於極耳。致之為義如以手推

送去之義。凡經傳中云致者其義皆如此。致知須是知

得盡尤要親切尋常只將知至之至作盡字說近來看得

合作切至之至知之者切然後貫通得誠意底意思如程

先生所謂真知者是也。又曰致知所以求為真知真知是

要徹骨都見得透。又文集云知至之至向來改作切至之

至只合依舊為極至之至。按切至意正可與極至相參此

須細會方知朱子一字不苟。致知是無毫釐之不盡如

一事只知得三分這三分知得底是真實那七分不知者

是虛偽為善須十分知善之可好若知得九分而一分未

課本會

由分處方識得誠正所由合處。或問小註正心以全體

言非主靜一時事也。兩句有分別處。有交。故曰。欬曰。

先若一直注下則兩層意不出矣。大

致推極也。知猶識也。推極吾之知識欲其所知無不盡也。

格至也。物猶事也。窮

至事物之理欲其極處無不到也。語類致知知之始誠意

學者兩箇關致知乃夢與覺之關誠意乃善與惡之關透

得致知之關則覺不然則夢透得誠意之關則善不然則

惡又曰誠意是人鬼關又曰誠意是轉關處又曰深自省

察以致其知痛加剪落以誠其意。物莫不有理人莫不

有知如孩提之童知愛其親及其長也知敬其兄以至於

饋則知求食渴則知求飲是莫不有知也。但所知者止於

犬畧而不能推致其知以至於極耳。致之為義如以手推

送去之義。凡經傳中云致者其義皆如此。致知須是知

得盡尤要親切尋常只將知至之至作盡字說近來看得

合作切至之至知之者切然後貫通得誠意底意思如程

先生所謂真知者是也。又曰致知所以求為真知真知是

要徹骨都見得透。又文集云知至之至向來改作切至之

至只合依舊為極至之至。按切至意正可與極至相參此

須細會方知朱子一字不苟。致知是無毫釐之不盡如

三

或問小註正心以全體

言非主靜一時事也。兩句有分別處。有交。故曰。欬曰。

先若一直注下則兩層意不出矣。大

致推極也。知猶識也。推極吾之知識欲其所知無不盡也。

格至也。物猶事也。窮

至事物之理欲其極處無不到也。語類致知知之始誠意

學者兩箇關致知乃夢與覺之關誠意乃善與惡之關透

得致知之關則覺不然則夢透得誠意之關則善不然則

惡又曰誠意是人鬼關又曰誠意是轉關處又曰深自省

察以致其知痛加剪落以誠其意。物莫不有理人莫不

有知如孩提之童知愛其親及其長也知敬其兄以至於

饋則知求食渴則知求飲是莫不有知也。但所知者止於

犬畧而不能推致其知以至於極耳。致之為義如以手推

送去之義。凡經傳中云致者其義皆如此。致知須是知

得盡尤要親切尋常只將知至之至作盡字說近來看得

合作切至之至知之者切然後貫通得誠意底意思如程

先生所謂真知者是也。又曰致知所以求為真知真知是

要徹骨都見得透。又文集云知至之至向來改作切至之

至只合依舊為極至之至。按切至意正可與極至相參此

須細會方知朱子一字不苟。致知是無毫釐之不盡如

或問小註正心以全體

言非主靜一時事也。兩句有分別處。有交。故曰。欬曰。

先若一直注下則兩層意不出矣。大

致推極也。知猶識也。推極吾之知識欲其所知無不盡也。

格至也。物猶事也。窮

至事物之理欲其極處無不到也。語類致知知之始誠意

學者兩箇關致知乃夢與覺之關誠意乃善與惡之關透

得致知之關則覺不然則夢透得誠意之關則善不然則

惡又曰誠意是人鬼關又曰誠意是轉關處又曰深自省

察以致其知痛加剪落以誠其意。物莫不有理人莫不

有知如孩提之童知愛其親及其長也知敬其兄以至於

饋則知求食渴則知求飲是莫不有知也。但所知者止於

犬畧而不能推致其知以至於極耳。致之為義如以手推

送去之義。凡經傳中云致者其義皆如此。致知須是知

得盡尤要親切尋常只將知至之至作盡字說近來看得

合作切至之至知之者切然後貫通得誠意底意思如程

先生所謂真知者是也。又曰致知所以求為真知真知是

要徹骨都見得透。又文集云知至之至向來改作切至之

至只合依舊為極至之至。按切至意正可與極至相參此

須細會方知朱子一字不苟。致知是無毫釐之不盡如

或問小註正心以全體

言非主靜一時事也。兩句有分別處。有交。故曰。欬曰。

先若一直注下則兩層意不出矣。大

致推極也。知猶識也。推極吾之知識欲其所知無不盡也。

格至也。物猶事也。窮

至事物之理欲其極處無不到也。語類致知知之始誠意

學者兩箇關致知乃夢與覺之關誠意乃善與惡之關透

得致知之關則覺不然則夢透得誠意之關則善不然則

惡又曰誠意是人鬼關又曰誠意是轉關處又曰深自省

察以致其知痛加剪落以誠其意。物莫不有理人莫不

有知如孩提之童知愛其親及其長也知敬其兄以至於

饋則知求食渴則知求飲是莫不有知也。但所知者止於

犬畧而不能推致其知以至於極耳。致之為義如以手推

送去之義。凡經傳中云致者其義皆如此。致知須是知

得盡尤要親切尋常只將知至之至作盡字說近來看得

合作切至之至知之者切然後貫通得誠意底意思如程

先生所謂真知者是也。又曰致知所以求為真知真知是

要徹骨都見得透。又文集云知至之至向來改作切至之

至只合依舊為極至之至。按切至意正可與極至相參此

須細會方知朱子一字不苟。致知是無毫釐之不盡如

或問小註正心以全體

言非主靜一時事也。兩句有分別處。有交。故曰。欬曰。

先若一直注下則兩層意不出矣。大

致推極也。知猶識也。推極吾之知識欲其所知無不盡也。

格至也。物猶事也。窮

至事物之理欲其極處無不到也。語類致知知之始誠意

學者兩箇關致知乃夢與覺之關誠意乃善與惡之關透

得致知之關則覺不然則夢透得誠意之關則善不然則

惡又曰誠意是人鬼關又曰誠意是轉關處又曰深自省

察以致其知痛加剪落以誠其意。物莫不有理人莫不

有知如孩提之童知愛其親及其長也知敬其兄以至於

饋則知求食渴則知求飲是莫不有知也。但所知者止於

犬畧而不能推致其知以至於極耳。致之為義如以手推

送去之義。凡經傳中云致者其義皆如此。致知須是知

得盡尤要親切尋常只將知至之至作盡字說近來看得

合作切至之至知之者切然後貫通得誠意底意思如程

先生所謂真知者是也。又曰致知所以求為真知真知是

要徹骨都見得透。又文集云知至之至向來改作切至之

至只合依舊為極至之至。按切至意正可與極至相參此

須細會方知朱子一字不苟。致知是無毫釐之不盡如

此方見得實體又曰有物便有理若無事親事君底事何處得忠孝○所謂窮理者事事物物各自有箇事物底道理窮之須要周盡若見得一邊不見一邊便不該通窮之未得更須欵曲推明蓋天理在人雖為物欲掩蔽然這些明底道理未嘗泯絕須從明處漸漸推去窮到是處吾心亦自有準則窮理之初如攻堅物必尋其罅隙可入之處乃從而擊之則用力為不難矣○格物如讀經看史應接事物理會箇是處皆是格物又曰格物須是從切己處理會去待自家者已定當然後漸漸推去這便是能格物○格物致知似極相底事天命之謂性是極精底事但致知格物便是天命之謂性底事下等事便是上等工夫○物理窮得愈多則我之知愈廣其實只是一理才明彼即曉此○蒙引格物之理致吾之知是者必極其所真是非者必極其所真非善必極其本之所由來惡必極其幾之所由起○語類格物是逐物格將去致知則是推得漸廣又曰格物是物物上窮其至理致知是吾心無所不知格物是零碎說致知是全體說格物以理言致知以心言○

六箇欲與先字是言工夫節次若致知則便在格物上欲與先字差慢在字又緊得些子○治國平天下與誠意正心脩身齊家只是一理所謂格物致知亦曰知此而已矣此大學一篇之本旨○愚按程朱論格物致知之義最為詳盡悉載入補傳或此八者大學之條目也○語類致知格問中此特畧陳其概此八者大學之條目也○誠意正心脩身是體此理齊家治國平天下是推此理要傲二節看○自知至交誠意是一箇過接關子自脩身交齊家又是一箇過接關子○自格物至平天下聖人亦是畧分箇先後與人看不成做一件淨盡無餘方做一件如此何時做得成且如致知格物而後誠意不成說自家物未格知未至且未要誠意須待格了致了却去誠意安有此理又曰有國家者不成說家未齊未能治國且待我去齊得家了却來治國家未齊者不成說身未脩且待我去身了却來齊家無此理但細推其次序須着如此做若隨其所遇合當做處則一齊做始得愚按八條目理皆如此但於一齊做中各有切要處不是一味趕重上一截○困學錄欲其如此必先如彼其序不可亂而既已如此又要敦復堂

如彼其功不可闕思按通  
下一節看則其義自明

或問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何也曰此言大學之序其詳如此蓋綱領之條目也格物致知誠意正心脩身者明明德之事也齊家治國平天下者新民之事也格物致知所以求知至善之所在自誠意以至於平天下所以求得夫至善而止之也所謂明明德於天下者自明其明德而推以新民使天下之人皆有以

明明其明德也人皆有以明其明德則各誠其意各正其心各脩其身各親其親各長其長而天下無不平矣然天下之本在國故欲平天下者必先有以治其國國之本在家故欲治國者必先有以齊其家家之本在身故欲齊家者必先有以脩其身至於身之主則心也一有不得其本然之正則身無所主雖欲勉強以脩之亦不可得而脩矣故欲脩身者必先有以正其心而心之發則意也一有私欲雜乎其中而為善去惡或有未實則心為所累雖欲勉強以正之亦不可得而正矣故欲正心者必先有以誠其意



若夫知則心之神明妙衆理而宰萬物者也。人莫不有而或不能使其表裡洞然無所不盡則隱微之間真妄錯雜。雖欲勉強以誠之亦不可得而誠矣。故欲誠意者必先有以致其知。致者推致之謂。如喪致乎哀之致。言推之而至於盡也。朱子曰神是恁地精彩。明是恁地光明。道理同本有用知方發得出來。所以謂之妙。衆理妙猶言能運用衆理也。運用字有病救只下得妙字。○新安陳氏曰心本神明之物。知又心之所以神明者。惟神明所以妙也。○西書通釋知字與釋明德相應。蓋此心本具衆理而妙之則在知此心能應萬事而宰之亦在知具者其體之立有以妙之則其用行應者用之。行有以宰之則其體立明德中自具全體大用。致知云者欲其知之至而全體大用無不。至於天下之物則必各有所以然之故。與其所當然明也。

之則所謂理也。人莫不知而或不能使其精粗隱顯究極無餘。則理所未窮。知必有蔽。雖欲勉強以致之亦不可得而致矣。故致知之道在乎即事觀理以格夫物。格者極至之謂。如格於文祖之格。言窮之而至其極也。此大學之條目。聖賢相傳所以教人為學之次第。至為纖悉。然漢魏以來諸儒之論未聞有及之者。至唐韓子乃能援以為說。而見於原道之篇。則庶幾其有聞矣。然其言極於正心誠意而無曰致知格物云者。則是不探其端而驟語其次。亦未免於擇焉不精語焉不詳之病矣。何乃以是而議荀楊哉。

朱子曰原道舉大學却不說格物致知蘇氏古史舉中庸不獲乎上却不說明善誠身這樣都是無頭學問愚按原道乃是對清淨寂滅之輩下針故止及正心誠意而止此亦斷章取義固不足為其文病然於理却誠如朱子所云

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

脩身脩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治去聲後倣此

物格者物理之極處無不到也知至者吾心之所知無不

盡也語類格物只是就事上理會知至便是此心透徹

致知格物只是一事非是今日格物明日又致知或謂物格而知便至如此則與下文而后之例不同

文勢只合與下文一般說但且謂之物格則不害其為一事一物在到知至則雖萬物亦只是一箇知故必理無不

窮然後知方可盡也按上節致知格物是就用功時言才明彼即曉此本是一事故不曰先而曰在下節物格知至是就成功時言必與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然後吾心之

全體大用無不明雖非二事而境候微有區分故而后只與下一般但文法雖一而文義較輕故章句於知至以下

用可得二字別之解此則知朱子二說言各有當也固學錄一事之理無一毫之不徹天下之理無一事之不窮到

此乃為知至也讀書錄朱子云知性則物格知既盡則意之謂盡心則知至之謂知至處即性之一源

可得而實矣意既實則心可得而正矣語類大學所謂知至意誠者必須知

至然後能誠其意也今之學者只說操存而不知講明義理則此心憤憤何事於操存也某嘗謂誠意一節正是聖

凡分別關隘去處若能透得此關此後滔滔然自去為君子不然則崎嶇反側不免為小人之歸也又曰未過此關

雖有小善猶是黑中之白已過此關雖有小過亦是白中之黑過得此關正好着力進步也

是方可做誠意工夫曰這箇也在人一般人自便能如此

一眾人自當循序做但知至了意誠便易如點一條燭光

明洞達無處不照雖欲將不好物事來也沒安頓處自然

着他不得知與意皆出於心知是知覺處意是發念處

大學章句本義注疏

卷一

三

致復堂

○問致知誠意是如何先後曰此是當初一發同時做底工夫及到成時知至而後意誠耳不是方其致知則脫空妄語猖狂妄行及到誠意方始旋收拾也。問知至以後善惡既判何由意有未誠處曰克己之功乃是知至以後事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一念才放下便是失其正自古無放心底聖賢一念之微所當深謹才說太快便失却此項工夫也。欲知知之真不真意之誠不誠只看做不做如何真箇如此做底便是知至意誠。問意乃聽命於心者也今日欲正其心先誠其意意乃在心之先矣曰心字卒難摸索心譬如水水之體本澄湛却為風濤不停故水亦搖動必須風濤既息然後水之體得靜人之無狀汙穢皆在意之不誠必須去此然後能正其心及意既誠後所謂好惡哀矜與脩身齊家中所說者皆是合有底事但當時時省察其固滯偏勝之私耳。問意既誠矣心安安有不正曰誠只是實雖是意誠然心之所發有不中節處依舊未是正。意不誠底是私過心不正底是公過。意誠後推盪得渣滓靈利心盡是義理應按此問便可想靜虛動盡明通公溥之妙方是無往而不得其正。四書

通章句可得二字蓋謂知此理既盡然後意可得而實非謂知已至則不必加誠意之功也意既誠則心之用可得而正非謂意已誠則不必加正心之功也然不曰知既盡然後實其意意既實而後正其心者蓋知行二者貫於並進但畧分先後非必了一節無餘然後又了一節是當會於意言之表。語類問誠意正心脩身曰若論淺深意思則誠意工夫較深正心工夫較淺若以小大看則誠意較繁細而正心脩身地位較大又較施展又曰自身脩以往如破竹然逐脩身以上明明德之事也齊家以下新民之節自分明去

事也。語類明德譬之材料格物致知誠意正心脩身却是下工夫以明其明德耳於格物致知誠意正心脩身之際要常見得一箇明德隱然流行於五者之間。誠意正心一說能誠其意而心自正一說意誠矣而心不可不正問脩身齊家亦然否曰此是交會處不可不省。玉溪盧氏曰物格至身脩則明德明而新民之體立家齊至天下平則民新而明德之用行。朱柏廬講義天下平平字甚妙水至平者也而有波浪則不平地至平者也而有邱

整則不平明明德於天下必使無一人焉自棄其德以梗朝廷之化各親其親各長其長所謂比戶可封也何平如之物格知至則知所止矣意誠以下則皆得所止之序也

語類問知止便是知至百曰知止就事上說知至就心上說知止知事之所當止知至則心之知識無不盡愚按此

見知止之所以必由於知至。疏義物格知至則於心身家國天下之理皆知所止矣意誠而下則於心身家國天下

各自各得其所止也。按雙峯饒氏曰上一節就八目逆推工夫下一節就八目順推功效困學錄闕之曰若說功效則一知至後便更不消費力八條目只消格物致知以

下六條竟可廢矣有是理乎此一節只是覆說上文之意而以七固而后鞭醒上文一在字六先字以見八條目之

序不可亂而功不可闕耳又曰朱子下可得兩字雖不說工夫其中自涵得工夫在此兩字斟酌虛實之間說理既

精而本文語勢亦得總之一知止自然能得然能得却逐項自有工夫但既知止則從此便可得逐件做去紹聞編

所以必如此反覆推既者欲人知進功之序則不可不勉

又知成功之終則不可不至輯語先後總是工夫次第節節自有本分步步自有交關又曰知止節而后一知止便

直貫到能得此節而后却逐層各有境界遞下義若不同按此則知功不可闕之義即藏序不可亂之中饒說非是

不得因經文字面一順一逆以功效強分

或問物格而後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

而后身脩身脩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後天下

平何也曰此覆解上文之意也物格者事物之理各有以

詣其極而無餘之謂也理之在物者既詣其極而無餘則

知之在我者亦隨所詣而無不盡矣知無不盡則心之所

發能一於理而無自欺矣意不自欺則心之本體物不能

動而無不正矣。心得其正，則身之所處，不至陷於所偏而

無不脩矣。按八條目節節自有工夫章句下可得兩字最

為員穩此用無不字則語近十成竟似做了上

件便不消做下件矣朱子所以謂或問乃注脚之注脚身

亦不必深理會者正見章句乃其本義讀者無事騎牆

無不脩則推之天下國家亦舉而措之耳豈外此而求之

智謀功利之末哉。曰篇首之言明明德以新民為對則固

專以自明為言矣。後段於平天下者復以明明德言之則

似新民之事亦在其中何其言之不一而辨之不明耶。曰

篇首三言者大學之綱領也。而以其實主對待先後次第

言之則明明德者又三言之綱領也。至此後段然後極其

體用之全而一言以舉之以見夫天下雖大而吾心之體

無不該事物雖多而吾心之用無不貫蓋必析之有以極

其精而不亂然後合之有以盡其大而無餘此又言之序

也。玉溪盧氏曰言明明德與新民對則大學之體用猶二言

明明德於天下則大學之體用非二矣吾心之體即明

德之虛而具眾理者也吾心之用即明德之靈而應萬事

者也能析之極其精而不能則知吾心之用無不貫矣能

合之盡其大而無餘則知吾心之體無不該矣不析之而

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為本

壹是一切也。正心以上皆所以脩身也。齊家以下則舉此

大學章句卷一 三 敦復堂

而錯之耳。或問小註古者天子之元子衆子諸侯卿大夫皆以齊家治國平天下之責則皆不可不脩身本字須對

家國天下看身為天下國家之本即明德為新民之本無

二本也脩身中自包上格致誠正在內○愚按首句舉兩

頭以括中間看以至於四字所包甚廣時講或歸重天

子或側注庶人皆非也只合平鋪看去見得人人有身即

人人有身所按之人其為家國天下雖殊而以己及人之

理則一果能格致誠正自脩其身則當下隨身起化推以

及人無貴賤遠近一也故於歷教只條目中特揭脩身為

其本亂而未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

也

本謂身也所厚謂家也。三山陳氏曰國天下本非此兩節所薄自家視之則為薄也

結上文兩節之意。雙峯饒氏曰上一節與此節上句是教

要周子曰治天下有本身之謂也治天下有則家之謂也

得此意矣○愚按上文兩節歷敘條目一逆一順脩身齊

家是明新交接頭處則本末厚薄之意已隱寓其中此兩

節乃特與結明不獨脩身為本斷無本亂而未治即未治

中亦不容一視故朱子云所厚者謂父子兄弟骨肉之恩

理之所當然而人心之不能已者聖人特下此語正要讀

者有以知夫人道之大有在於此不可同於仁民愛物之

例而一以末視之耳此意不可不留意○困勉錄末節或

問雖將本末厚薄對說然今講家多云所厚者薄即是那

末不治起頭處言其本既亂即所厚如家已先薄了又何

况國與天下則本之不可亂也明其故曰豈是

皆以脩身為本如此說甚好與或問亦不相礙

或問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為本其本亂而

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何也

敦復堂

曰此結上文兩節之意也。以身對天下國家而言則身為本而天下國家為末。以家對國與天下而言則其理雖未嘗不一。然其厚薄之分亦不容無等差矣。故不能格物致知以誠意正心而脩其身則本必亂而末不可治。不親其親不長其長則所厚者薄而無以及人之親長。此皆必然之理也。孟子所謂於所厚者薄無所不薄其言蓋亦本於此云。曰治國平天下者天子諸侯之事也。卿大夫以下蓋無與焉。今大學之教乃例以明明德於天下為言。豈不為思出其位犯非其分而何以得為為己之學哉。曰天之

明命有生之所同得。非有我之得私也。是以君子之心。豁然大公。其視天下無一物而非吾心之所當愛。無一事而非吾職之所當為。雖或勢在匹夫之賤而所以堯舜其君堯舜其民者亦未嘗不在其分內也。又况大學之教乃為天子之元子。眾子。公侯。卿大夫。士之適子。與國之俊選而設。是皆將有天下國家之責而不可辭者。則其所以素教而預養之者。安得不以天下國家為己事之當然而預求。有以正其本清其源哉。後世教學不明。為人君父者慮不足以及此。而苟循於目前。是以天下之治日常少。亂日常

多而敗國之君亡家之主常接迹於當世亦可悲矣論者不此之監而反以聖法為疑亦獨何哉大抵以學者而視天下之事以為已事之所當然而為之則雖甲兵錢穀邊豆有司之事皆為已也以其可以求知於世而為之則雖割股廬墓弊車羸馬亦為人耳善乎張子敬夫之言曰為己者無所為而然者也此其語意之深切蓋有前賢所未發者學者以是而日自省焉則有以察乎善利之間而無毫釐之差矣讀書錄南軒無所為而為之言其義甚大蓋無所為而為者皆天理有所為而為者皆人欲如日用間大事小事只道我合當如此做做了心下平平如無事一變便是無事而為若有一毫求知求利之意雖做得十分中理十分事業總是人欲之私與聖人之心絕不相似

右經一章蓋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

凡二百五十字其傳十章則

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也舊本頗有錯簡今因程子所定

而更考經文別為序次如左

凡千五百四十六字

凡傳文雜引經傳若無統紀然文理接續血脈貫通深

淺始終至為精密熟讀詳味久當見之今不盡釋也

或問子謂正經蓋夫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其傳則曾子

之意而門人記之何以知其然也曰正經辭約而理備

言近而指遠非聖人不能及也然以其無他左驗且意



其或出於古昔先民之言也。故疑之而不敢質。至於傳文或引曾子之言。而又多與中庸孟子者合。則知其成於曾氏門人之手。而子思以授孟子無疑也。蓋中庸之所謂明善。即格物致知之功。其曰誠身。即誠意正心脩身之效也。孟子之所謂知性者。格物也。盡心者。知至也。存心養性脩身者。誠意正心脩身也。其他如謹獨之云。不慊之說。義利之分。恒言之序。亦無不脗合焉者。故程子以為孔氏之遺書。學者之先務。而論孟猶處其次焉。亦可見矣。曰。程子之先是書。而後論孟。又且不及乎申庸何也。曰。是書垂世立教之大典。通為天下後世而言者也。論孟應機接物之微言。或因一時一事而發者也。是以是書之規模雖大。然其首尾該備。而綱領可尋。節目分明。而工夫有序。無非切於學者之日用。論孟之為人雖切。然而問者非一人。記者非一手。或先後淺深之無序。或抑揚進退之不齊。其間蓋有非初學日用之所及者。此程子所以先是書。後論孟。蓋以其難易緩急言之。而非以聖人之言為有優劣也。至於中庸。則又聖門傳授極致之言。尤非後學之所易得而聞者。故程子之

大學章句本義卷一

敦復堂

教未遽及之豈不又以為論孟既通然後可以及此乎。蓋不先乎大學無以提挈綱領而盡論孟之精微不參之論孟無以融會貫通而極中庸之歸趣然不會其極於中庸則又何以建立大本經綸大經而讀天下之書論天下之事哉。以是觀之則務講學者固不可不急於四書而讀四書者又不可不先於大學亦已明矣。今之教者乃或棄此不務而反以他說先焉其不溺於空虛流於功利而得罪於聖門者幾希矣。

大學章句本義匯叅卷一終

大學章句本義匯叅卷之二

康誥曰克明德

康誥周書克能也。武王封弟康叔於衛告以文王之能明

之克與不克耳。克只是真箇會明其明德。○克字雖訓能然此能字有力見得他人不能而文王獨能之。若只作能明德語意便都弱了。凡字有訓義一般而聲響頓異便見得有力無力之分。○朱子經筵講義人皆有是明德而不克明氣稟物欲害之也。蓋氣偏而失之太剛則有所不克氣偏而失之太柔則有所不克。聲色之欲蔽之則有所不克貨利之欲蔽之則有所不克。惟文王無氣稟物欲之偏蔽蔽得以害之則皆有所不克。紹聞編按朱子看得克字有力故能有以勝之而無難也。紹聞編按朱子看得克字有力要見得聖人所以能如此處說幾箇有所不克一段最警策。○蒙引明字連上克字讀所謂明之者也。德自是明德。

或問克明德者何也。曰此言文王能明其德也。蓋人莫不知德之當明而欲明之。然氣稟物之於前。物欲蔽之於後。是以雖欲明之而有不克也。文王之心渾然天理。亦無待於克之而自明矣。然猶云爾者。亦見其獨能明之而他人不能。又以見夫未能明者之不可不致其克之之功也。引

克止是能也。語類或問皆說得克字太重。與章句有不同。蓋章句是後來所補。改其說又較平實。愚按克與能字義雖一。而語氣自殊。故語類特為申說。無可疑也。惟或問無待克之而自明句。似未為員穩耳。

大甲曰顧諟天之明命

大誥作泰。諟古是字。

大甲商書。伊尹述成湯之德以顧。謂常日在之也。諟猶此也。或曰審也。

語類問常日在之意。先生以手指口如一件物在此。惟恐人偷去。兩眼常常覷在此。相似

○疏義諟訓此則所以指天理之在者。專訓審則所以加審察之功者。密此二義所以兼存也。愚按前說與常日在之意較貫。故天之明命即天之所以與我而我之所以為後說。今不從。

德者也。常日在之則無時不明矣。語類自人受之喚做明德。自天與之喚做明命。

今人多鵲鵲。笑哭一似無這箇明命。若常見其在。前則凜凜然不敢放肆。見許多道理只在眼前。○古詩云常日在之。說得極好。非謂有一物常在目前可見也。只是長存此心。知得有這道理。心明不寐。方其靜未接物。此理固湛然清明。及其遇事。應接此理亦隨處發見。只要人常提撕省察。念念不忘。存養久之。則是理愈明。雖欲忘之而不可得矣。○顧諟天之明命。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東陽許氏曰。顧諟動靜皆顧天之明命。雖是就付與我處言。然此明命即是萬物之理。在裏面。故於應事處才有照管不到。便暗損了此明命。○柏廬講義康誥但言明德未見明德之

所自來但言克明德未見明之之工夫故引太甲之辭以釋之自天生人使國圖把一箇天之理交付於人而天之理非他即人之所以為人物之所以為物者張子曰天體物而不遺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晷及爾游衍無一物之不體是即所謂明命也說到出王游衍無非天理之流行可見一息之頃一事之微不可放過未放過便苟且便昏蔽其本明者了聖人靜存動察無時無處而不還其本然之理是謂顯謨○愚按前後文都說明德中間忽提出天之明命朗誦一聲便隱隱有顯謨精神悚然心曰○困學錄常常顯謨則川志不亦而有專靜純一之德天理常存而無昏昧閑養之病所以無時不明○言有教勸有法畫有為宵有得息有養聯有存總不離一箇敬字或問顯謨天之明命何也曰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故人之明德非他也即天之所以命我而至善之所存也是其全體大用蓋無時而不發見於日用之間人惟不察於此是

以汨於人欲而不知所以自明常日在之而真若見其參

於前倚於衡也則成性存存而道義出矣

語類問如何是體如何是用

體與用不相離且如身是體要起行去便是用赤子匍匐將入井皆有休惕惻隱之心只此一端體用便可見如喜怒哀樂是用所以喜怒哀樂是體○陳氏曰大理本體常生生而無一息之已而其大用亦無一息而不流行乎日用之間○西山真氏曰成性者言天之與我者自有渾成之理如俗言現成渾淪之物是也我但當存之又存不令頃刻失之則天下之道義皆從此出

帝典曰克明峻德

峻書作俊

帝典堯典虞書峻大也

此史臣贊堯之辭○新安陳氏曰明德以此德本體之明言峻德以

此德全體之大言一也德之全體本無限量克明之是盡已之性通貫明徹無有不明處而全體皆明也○語類人

之為德未嘗不明而其明之為體亦未嘗不大但人自有以昏之是以既不能明而又自陷於一物之小惟堯為能明其大德而無昏昧狹小之累是則所謂止於至善也愚按以止於至善言堯之克明亦自從峻上見得但謂以堯之克明而見為峻德則可以堯之所明者峻德而謂峻德有異於明德則不可蓋峻德亦只是充滿明德分量非有加也與湯文差別處氣象自殊義理則一蒙引峻德亦非帝堯之所獨萬物皆備於我堯舜與人同耳惟聖性者浩浩其天不加毫末萬善足焉或以峻德為光被四表格於上下者非也蓋明峻德就帝堯一身言只可說其德之明到極處若說出外便是新民境界矣

或問克明峻德何也曰言堯能明其大德也或問小註能明其大德只

是明明德到十分盡處非明德之外有峻德也

皆自明也

結所引書皆言自明已德之意或問小註皆自明也不重以自字對新民當重皆字

看見三聖人都是如此學者所當取法也困學錄三引書自文而易而堯逆推而上歷歷指數與人看以時推之則從今及古以人推之則從反及性無不各有以曰明其明德學者可不以是為法而自勉哉此傳者契緊為人之深意也又曰皆自明也大舜疾呼教人看樣恩按三引書語脈領皆字而精神結聚在自字傳者意固不在三書矣故以為指點語得以為鞭辟語亦得大全王溪東陽諸說未甚豁然至臨川吳氏謂結止起下蒙引謂看此句以別新民以此為血脈貫通亦可然畢竟非本章正旨

或問是三者固皆自明之事也然其言之亦有序乎曰康

誥通言明德而已大甲則明天之未始不為人而人之未

始不為天也帝典專言成德之事而極其大焉其言之淺

深亦略有序矣。語類問天未始不為人而人未始不為天何也曰只是言人性本無不善而其日用

之間莫不有當然之則所謂天理也人若每事做得是則便合天理天人本一理若理會此意則天何嘗大人何嘗

小也。天即人人即天人之始生得於天也既生此人則天又在人矣凡語言動作視聽皆天也顧諟常要看得光

明燦爛照在日前。黃氏曰三引書斷章取義首節曰克明德汎言之也曰顧諟則言明之之功曰明命則言明德

之自次之曰峻德加一峻字則又見明德之極乃所謂止於至善者也

### 右傳之首章釋明明德

此通下三章至止於信舊本誤在沒世不忘之下

或問此何以爲傳之首章也曰以經統傳以傳附經則

其次第可知而鄭本之不然審矣

### 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盤沐浴之盤也銘名其器以自警之辭也苟誠也湯以人

之洗濯其心以去惡如沐浴其身以去垢故銘其盤。西山真氏

曰身有垢皆知沐浴以去之心者神明之舍乃甘爲私欲

所汚是以形體爲重心性爲輕也豈不謬哉。吳氏季子

曰沐浴之盤蓋所常御取而銘焉九字森言誠能一日有

歲凜乎若父師之臨其上而日教詔之也

以滌其舊染之汚而自新則當因其已新者而日日新之

又日新之不可略有間斷也。語類苟日新一句是爲學入

字苟能日新則下面兩句工夫方能接續做去而今學者

常如此無間斷。○愚按朱子云緊要在苟字。此處須沉船破釜。猛力向前。盪滌舊染。霍然如日之初升。只此一日。合下工夫。境界全體具足。後面便可接續得去。若稍稍因仍。則更無向上日子。故朱子又云而今學者却不去苟字上着工夫也。○困學錄不從苟字上着工夫。則下二句更無入手處。然但能振作於其始而不能接續於其後。則前之所新者。間斷而舊染又將復作矣。故下二句亦最是難進處。惟自強不息者能之。○柏廬講義要玩新字。最好不但去其舊染之污。為新雖舊。汚既去必逐日有一番振刷精神。便逐日有一番鮮新氣象。只看宇宙間。不過此且晝耳。然朝曦迭代。萬象昭融。眼前境界。日日更新。非由造物者健行不息。安得瞭然煥然。振古如斯。至誠純亦不已之功。亦猶是也。○愚按日日主繼續義。又日主提振義。此二語最確。講章云。首句是志意誠確於其始。次句是工夫接續於其繼。末句是精神重振於其終。玩章句始字。繼字是應有之義。終字却大錯也。又日新乃紫枯日日新。句下着意提撕。故章句一連說下不是一又日新便了。試問日新何日是終。或引書云。終始惟一時。乃日新日新。何嘗不說有終耶。不知此特統論之辭。本文三句却非可硬與割闕也。

或問盤之有銘何也。曰盤者常用之器。銘者自警之辭也。

古之聖賢兢兢業業。固無時而不戒。謹恐懼然。猶恐其有

所怠忽而或忘之也。是以於其常用之器。各因其事而刻

銘以致戒焉。欲其常接乎目。每警乎心。而不至於忽忘也。

曰然則沐浴之盤。而其所刻之辭如此。何也。曰人之有是

德。猶其有是身也。德之本明。猶其身之本潔也。德之明而

利欲昏之。猶身之潔而塵垢汚之也。一旦存養省察之功。

真有以去其前日利欲之昏。而日新焉。則亦猶其疏淪澡

雪而有以去其前日塵垢之汚也。然既新矣。而所以新之  
 之功不繼。則利欲之交。將復有如前日之昏。猶既潔矣。而  
 所以潔之之功不繼。則塵垢之集。將復有如前日之汚也。  
 故必因其已新。而日日新之。又日新之。使其存養省察之  
 功無少間斷。則明德常明。而不復為利欲之昏。亦如人之  
 一日沐浴。而日日沐浴。又無日而不沐浴。使其疏淪澡雪  
 之功無少間斷。則身常潔清。而不復為舊染之汚也。昔成  
 湯所以反之。而至於聖者。正惟有得於此。故稱其德者。有  
 曰不邇聲色。不殖貨利。又曰以義制事。以禮制心。有曰從

諫弗拂。改過不吝。又曰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此皆足  
 以見其日新之實。至於所謂聖敬日躋云者。則其言愈約  
 而意愈切矣。然本湯之所以得此。又其學於伊尹而有發  
 焉。故伊尹自謂與湯成有一德。而於復政太甲之初。復以  
 終始惟一。時乃日新。為丁寧之戒。蓋於是時。太甲方且自  
 怨自艾於桐。處仁遷義而歸。是亦所謂苟日新者。故復推  
 其嘗以告於湯者。告之。欲其日進乎此。無所間斷。而有以

繼其烈祖之成德也。其意亦深切矣。語類成湯工夫全在敬字上看來大段是

箇脩飭底人。故當時人說他做工夫處。如云以義以禮不邇不殖等。可見日新之功。或問中所以詳載。非說道人不



知亦欲學者經心耳。○精言細玩或問於苟日新下另作頓折趨重下二句與章句於誠能下用則當二字文勢緊相屬亦趨重後二句意相合。蓋湯是已能自新者特恐其功之不逮故為此銘以自警耳。非前此總不能新而至此始思自新也。語類苟日新一句是為學入頭處。今且要理會苟字。此是為學者說法。不得以朱子教人意當成湯本旨。○愚按或問復云太甲之處仁遷義亦所謂苟日新者而伊尹以終始惟一時乃日新告之欲其無所間斷意亦在重下二句。但體傳者喫緊為大之意。故語類要人於首句着力。又曰舊來看大學日新處以為重在後兩句。今看得重在前一。其後周之武王踐阼之初受師尚父丹書之戒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退而於其几席觴豆刀劍戶牖莫不銘焉。蓋聞湯之風而興起者。今其遺語尚幸頗見於禮書。願治之君志學之士。

皆不可以莫之考也。曰此言新民其引此何也。曰此自其

本而言之。蓋以是為自新之至。而新民之端也。存疑看來

自新蓋居其半或問說新民兼化之處之二事自新則是化之也故傳者釋齊家治國平天下俱離不得此身。○愚按自新化之次節一作字內便包攝處之之事

康誥曰作新民

鼓之舞之之謂作言振起其自新之民也。疏義鼓之者振

容過舞之者發揚蹈厲而自不容已。○語類如擊鼓然自

然使人跳舞踊躍然民之所以感動者由其本有此理上

之人既有以自明其明德時時提撕警策則下之人觀瞻

新民二字依註以民之自新言與經文新民新字不同蓋

之機。特上之人不能迎其機而振作之。故隨發而隨滅。工夫全在這作字上。此作字即經文新民新字。○黃氏河饒曰。井田學校作之之具。勞來匡直作之之術。○困學錄。新民宜主教而必謙養者。有恒產然後有恒心。正是新民第一緊要。着子。

或問康誥之言作新民何也。曰。武王之封康叔也。以商之餘民染紂汚俗而失其本心也。故作康誥之書而告之。以此欲其有以鼓舞而作興之。使之振奮踴躍。以去其惡而遷於善。舍其舊而進乎新也。然此豈聲色號令之所及哉。

亦自新而已矣。蒙引。商民染紂之汚俗已深。至武王布以維新之化。民亦皆有自新之機矣。但在上者未有以振作而成就之。則亦未便能濯然一新耳。故武王於康叔之術告之云云。又曰。按或問云。武王之封康叔。

也。以商民染紂汚俗而失其本心也。味此語意。是不以為自新之民。與章句反。又觀下文使之去惡遷善等句。意亦與章句不同。愚按。經文本指就商周之際。言傳者義取斷章。只合承上節看。云德本民所固有。上能自新。則斯民既皆觀感。有自新之機矣。復為週機鼓舞。使益去惡遷善。翁然不變。方是振作箇自新之民出來。蓋斯民感化興起。是蘇在作前而上之人。鼓動激發成與維新。則蘇在作後。章句振起其自新之民。必兼看或問而義始員足。蒙引前一說尚可。參後一說非是。或問亦曰。新而已矣。固是推本之論。但作字中自有無限經畫處。置在。

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

詩大雅文王之篇。言周國雖舊。至於文王。能新其德。以及

於民。而始受天命也。周公追述文王之德。明周家所以受命而代商者。皆由於此。○語類。是新

民之極。和天命也。新。○困勉錄。文王能新其德。以及於民。而始受天命。這便是新之至善。不重新命。只重所以新命。

處有闕雖騰趾之精意有周官之法度致中和而至於位育  
 盡性而至參贊是所以新命處非謂必得天下然後為至  
 善也若呆講新命便是教人圖度天命了這命字是氣數  
 之命與顧諟天之明命命字不同○雙峯饒氏曰明命是  
 初頭稟受底以理言命是末梢磨受底以數言要之只  
 一箇天下無性外之物○按有天下國家者息息與天  
 命相關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理與數非有二也果能自  
 新新民做到至處惟克天德自作元命國運世運自有煥  
 然光昌氣象即此便是天命之新故或問以文王之詩為  
 自新新民之極非是教人圖度天命却正於所以新命處  
 教人  
 春眼

或問詩之言周雖舊邦其命維新何也曰言周之有邦自

后稷以來千有餘年至於文王聖德日新而民亦丕變故

天命之以有天下是其邦雖舊而命則新也蓋民之視效

在君而天之視聽在民君德既新則民德必新民德既新

則天命之新亦不旋日矣語類自民之視聽便是天之視

之只是文王要恁地便是理合恁地便是帝命之也又曰

若一件事民人皆以為是便是天以為是若民人皆歸往

之便是天命也○疏義天人合一民之新與天命之新非

二事也自文王新其德於上而天下之民皆新於聖德之

下被服其化無不新者此即天命之維新也觀其克明厥

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

德推之寡妻兄弟以及家邦宮庭之內若此雍雍朝廷之

自新新民皆欲止於至善也語類明明德便要如湯之日

舊邦其命維新各求止於至善之地而後已也。或問小  
 註無所不用其極貫上三節而結之非只結文王之詩。○  
 此章雖有自新新民新命三項總以新民作主蓋自新者  
 新民之本新命者新民之應也。○上三節皆有用其極之  
 意非獨文王為然也。但文王之詩是推極言之耳末節章  
 句不及新命自新新民之極。即所以新命別無新命工夫  
 也。○前三段列節極子亦重在本句。○存疑自新不造其  
 極無以立新民之本新民不造其極無以盡新民之道是  
 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蓋自新必至於能新民然後自新  
 之事盡新民必至於新天命然後新民之事盡。○蒙引此  
 君子泛言或以為指湯文武者非也。○困勉錄學者讀這  
 章書要知位育參贊事業都是我所以求底不怕風  
 俗之日下不怕氣運之難轉只怕我自家身上各有一二分工夫又  
 不能斬斷其根先壞了即自家身上各有一二分工夫又  
 看得三代之政後世必不可復將堯舜君民之念不免放  
 低所以聖經賢傳多戒了空話頭看曾子倦倦以無所不  
 用其極責成君子不肯一毫放鬆這豈是迂闊不可行底  
 我輩不可辜負此意。○思按釋新民歷引戰亂之君正隱

然見世道難為人汚替染聖人者出旋天轉地宇宙更新  
 須得如此做徹後之君子無徂目前無安苟簡可知勉矣  
 ○困學錄君子無所不用其極以本章言是結自新新民  
 若通上章而言則此句實為明德新民總結而已為下章  
 止至善提綱是三  
 傳精神結聚處

或問所謂君子無所不用其極者何也曰此結上文詩書  
 之意也蓋盤銘言自新也康誥言新民也文王之詩自新  
 新民之極也故曰無所不用其極極即至善之云也川其

極者求其止於是而已矣。愚按大全盧氏謂止則不紛紛  
 變擾用則非槁木死灰景氏又  
 謂能止然後能用二說最易惑人看章句以至善訓極字  
 以肯欲止於訓無所不用或問亦云用其極者求其止於  
 是而已則用字本無甚別義  
 盧氏之說近鑿景氏尤舛

右傳之二章釋新民

困學錄問此章釋新民而新民本義反少何也曰新民一事既立其本復

舉其法又推其極其於新民之義可謂終始本末彌天塞地無所不盡矣其餘條理在為之者舉而措之耳

詩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

詩商頌玄鳥之篇

此商大祭祀邦畿王者之都也止居也宗廟之樂歌

言物各有所當止之處也

東陽許氏曰王者所居地方千里居天下之中四方之人環視

內向皆欲歸止於其地猶事有至善之理人當止之也○翼註王都為四方之極猶至善為萬理之極千里貼至廣

意至善之理全體渾淪無所不包○蒙引章句物字所該者廣自君臣父子以至動靜語默之類皆有所當止之至

善語其綱則曰明德新民耳○谷司章句當止之處即自文惟民所止所字此節重所字且未重止字是惟民所止

不是惟民止之以本然之義理言也未說工夫也○精言既非邦畿便是民所當止所字從邦畿來既非千里便惟

民之所止惟字從千里來註中各有字最重可知本文不但重邦畿而實重千里不但重所止而實重惟民人多混

看○愚按曰邦畿則絕非隱僻曰千里則不為狹小曰惟民所止則可見無事不有至善亦無人不可止於至善在

詩句本為賦體而傳者引詩則為比體說簡影子引而不發其味深長不必至後二節始耐人咀吮也

或問此引玄鳥之詩何也曰此以民之止於邦畿而明物

之各有所止也或問小註惟民所止之止止居之止也物各有所當止之止止至善之止也借彼之

辭寓此之意

詩云緡蠻黃鳥止于丘隅子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

如鳥乎緡詩作緡

詩小雅緡蠻之篇此微賤勞苦而思有所緡蠻鳥聲丘隅託者為鳥言以自比也

岑蔚之處子曰以下孔子說詩之辭言人當知所當止之

處也疏義岑者尖銳之處蘇草木盛冬之貌也岑則人所罕至蔚則有以自藏鳥之飛集必止於此所謂林處

鳥知歸也○翼註此承上節看不可對上節看章句所當止三字即上節物各有所當止但加入當知意耳○蒙引

言人當知所當止之處此知字兼能得意愚按就黃鳥言

即於止二字中便已見能得所止固不止是知夫子於此

却特高唱知字見鳥之於止實山知所止以此喚醒世人

豈可自有其所止而自昧之意重知上且無暇及於得也

必云此處便兼能得或問引縉縵之詩而系以孔子之言孔子何以有是言也

曰此夫子說詩之辭也蓋曰鳥於其欲止之時猶知其常

止之處豈可人為萬物之靈而反不如鳥之能知所止而

止之乎其所以發明人當知止之義亦深切矣困學錄得

在知止故提撕特深切○人不如鳥一句最婉而切不是既責世人正是提醒世人要人隨事自省察耳大抵聖人無棄絕人語

詩云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

為人子止於孝為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於緝之於音鳥

詩文王之篇穆穆深遠之意於歎美辭緝繼續也熙光明

也敬止言其無不敬而安所止也新安陳氏曰緝不容已之誠也熙不容掩之明

也按此以緝熙對說疏義緝謂其無時或息熙謂其與目俱新接續此明則此心無不敬而自各安所止按此雖對舉而意實申遞又按或問云連續光明無少間斷可見朱子章句訓釋字義雖為對舉而於或問通講文義固未嘗

敦復堂

不主串遞矣。○精言熙便是德之明，緝便是日新。又新意。○語類緝熙是工夫，敬止是功效。收煞處。○或問小註緝熙是已能如此，不是方用上人敬在心上，止在事俱就見成。說惟此心常常光明，故無不敬而發於事者，皆安其止也。○集解通節重止字而敬乃能止之實論，做工夫敬是主。○懺惟敬然後能緝熙，但此敬字是就聖德成就後說，所謂雍雍在宮，肅肅在廟，不顯亦臨，無射亦保，是也。故云敬止是功效，收煞處至緝熙二字，語類云是工夫，或問小註却云緝熙是已能如此，不是方用上人，夫兩說似相反，以或問考之前云聖人之心表裏洞然，無一毫之蔽，故能連續光明，自無不敬而所止莫非至善，是緝熙原就現成說也。後云學者於此誠有以見其發於本心之不容已者，而緝熙之使其連續光明，無少間斷，則其敬止之功是亦文王而已矣。是緝熙專以用功言也。就文王本身說，則緝熙是已能如此，就學者作法文王說，則緝熙是要緊工夫。傳者引詩只是借文王作樣子，使人以此為法。語類云云，正傳者本意所在，不可以為非聖人事而疑之也。愚按此條剖析最分明，但就詩詞依文訓義自合就文王說看，發口者一於

字是歎美之辭，緝熙自是已能如此，雖聖不自聖，要其望道未見之心與純亦不已之妙，即此二字中合下一齊都到。看來此二字即所謂常惺惺常明，故常敬常敬，故常止。順遞而下，斷不宜以緝熙分配，誠明說成兩項，亦不宜以緝熙二字籍入敬內，如因學錄所謂自其敬之繼續不已，曰緝自其敬之光明不寐，曰熙義雖可通，按之語脈却成倒句，殊欠自然。又按許敬菴云，止在心為寂然不動之體，在事為當然不易之則，李安溪云，止在字本在事，止說然必其本體無有不盡，故能立事，理當然之極，則止至善自須兼體用，乃是如易艮其止，體也，止其所之，止用也。况引詩以穆穆發其端，而終以敬止，此即周子主靜立人極之義，按此則穆穆之為深遠，緝熙之為常明，遂層順遞無不敬而安所止之義，自徹下文五止俱歸而益上引一止字為統體之止，下五止字為一事之止，不待言矣。引此而言聖人之止無非至善五者，乃其目之大者也。學者於此究其精微之蘊，而又推類以盡其餘，則於天下之事

一皆有以知其所止而無疑矣

語類為人君止於仁仁亦有幾多般須隨處看這一事合

當如此是仁那一事又合當如彼是仁為人臣止於敬

亦有多少般不可止道擊趾曲拳是敬如陳善閉邪納君

無過皆是敬若止執一便偏子安得謂之至善○蒙引物

各有所當止云者謂其理各有極致所在也如為人君必

十分仁為人臣必十分敬但人所造有得三四分者有得

七八分者此等固亦可謂之仁可謂之敬未可謂之止於

仁止於敬必止於仁止於敬其仁敬方為至善之仁敬不

然僅可謂之善未可謂之至善也○五項須以事言所以

實敬止之義○淺說仁敬孝慈信欲一一於經傳中摘取

文王行事之迹以實之則慈信二字難得親切而一日三

朝問安視膳恐或未足以盡文王之孝况此五者俱以所

止言則固不可以事迹之一二端而謂足以盡聖人之全

體大用也○愚按傳者引詩釋經重至善不重文王固不

宜徒摘取文王一二事迹然亦須實就文王身上見箇大

處即事微心講求至善止字方有着落○存疑五者乃敬

止之止每句內都裏見得敬止意○條辨五句從文王敬

止指出五者大目與人看重在五倫道理如此不重論文

王時勢境地但文王能隨其時勢境地而皆止於至善所

以為聖人他人時勢境地不與文王同則又當隨時以處

中方謂之止至善也○爾語仁敬孝慈信為一定之理履

是至善何以人不能止却無一定之仁敬孝慈信以為八

倫中境界人各不同則所以為仁敬孝慈信亦變化無定

惟聖人緝熙敬止為能就不同處曲折以造人倫之善而

仁敬孝慈信形焉天下後世可奉以為規矩乃所謂至善

也明此則註中究精微之蘊與推類盡餘意可深長思矣

○集編理之淺近處易見而精微處難知若只得其皮毛

便以未善為已善須窮究至精微處推類者此說君臣父

子而已夫婦則止於有別長幼則止於有序廣而推之萬

事萬物莫不各有當止處也○四書通仁敬孝慈信五者

人所當止莫大於此故當於此五者之中究其精微之蘊

人所當止不盡於此故又當於此五者之外推類以盡其餘

○蒙引此一條不止言明德止至善所以新民者亦在其

中○翼註如為人君止於仁仁

屬明德仁之及民即屬新民

教復堂



或問引文王之詩而繼以君臣父子與國人交之所止也。曰此因聖人之止以明至善之所在也。蓋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是以萬物庶事莫不各有當止之所。但所居之位不同。則所止之善不一。故為人君則其所當止者在於仁。為人臣則其所當止者在於敬。為人子則其所當止者在於孝。為人父則其所當止者在於慈。與國人交則其所當止者在於信。是皆天理人倫之極致。發於人心之不容已者。而文王之所以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者。亦不能加毫末於是焉。但眾人類為氣稟物欲之所昏。故不能常敬而失其所止。唯聖人之心表裏洞然。無有一毫之蔽。故連續光明。自無不敬。而所止者莫非至善。不待知所止而後得所止也。故傳引此詩而歷陳所止之實。使天下後世得以取法焉。學者於此誠有以見其發於本心之不容已者。而緝熙之使其連續光明。無少間斷。則其敬止之功。是亦文王而已矣。詩所謂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儀型文王萬邦作孚。正此意也。曰子之說詩既以敬止之止為誦助之辭。而於此書又以為所止之義。何也。曰古人引詩斷章或姑借其辭以明己意。未必皆取本文之義也。曰五者之目詞

約而義該矣。子之說乃復有所謂究其精微之蘊而推類以通之者。何其言之行而不切耶。曰。舉其德之要而總名之。則一言足矣。論其所以為是一言者。則其始終本末。豈一言之所能盡哉。得其名而不得其所以名。則仁或流於姑息。敬或墮於阿諛。孝或陷於而慈。或敗子。且其為信亦未必不為尾生白公之為也。又况傳之所陳。姑以見物各有止之凡例。其於大倫之目。猶且闕其二焉。苟不推類以通之。則亦何以盡天下之理哉。語類問至善是無過不及。恰好處否。曰。只是這夾界上。些子如君止於仁。若依違牽制。而無斷便是過。便不是。仁便能陳善。開邪便是敬。若有所畏懼而不改正。君之

夫便是過。便不是敬。○節齋蔡氏曰。所謂得其名而不得其所以名。若細推之。如同一仁也。生之育之。固仁刑之。成之亦仁。同一敬也。鞠躬盡瘁。固敬。陳善閉邪亦敬。須能隨處止。夫仁敬之所在。方得謂止。於至善以至止。孝止慈止。信莫不皆然而又推類。以及其餘。則凡天下之事。無大無小。雖千條萬緒。皆有以知其所當止。而無不止於至善矣。詩云。瞻彼淇澳。萋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僖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如切如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脩也。瑟兮僖兮者。恂慄也。赫兮喧兮者。威儀也。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

澳於六反。藜詩作綠。猗叶韻。音阿。僖下版反。喧詩作喧。諠詩作諼。並况晚反。恂鄭氏讀作峻。

詩。衛風淇澳之篇。國語云。武公年九十有五。猶箴敬於國。曰。自卿以下。至於師長士。苟在朝者。無

謂我老耄而舍我必恪恭於朝以交戒我遂作懿戒之詩以自警而賓之初筵亦武公悔過之辭則其有文章而能聽規戒以禮自防也可知矣故衛人作此淇水名澳隈也

猗猗美盛貌興也斐文貌切以刀鋸琢以椎鑿皆裁物使

成形質也磋以鑿錫磨以沙石皆治物使其滑澤也治骨

角者既切而復磋之治玉石者既琢而復磨之皆言其治

之有緒而益致其精也瑟嚴密之貌倜武毅之貌赫喧宣

著盛大之貌誼忘也雙峯饒氏曰有斐是說做成君子之

磨中來也按上有斐舍下四句說下有斐包上四句說○東陽許氏曰工夫全在切磋琢磨四字上章句治之有緒謂先切琢而後可以磋磨循序而進工夫不亂益致其精謂既切琢而又須磋磨求其極至工夫不輟○語類瑟就

心言心如何是密只是不粗疎恁地須密又曰倜是能

剛強卓立不如此怠惰開感○紹開編言嚴密復言武毅

者嚴密不支久便是不武毅武毅只是不頹惰才有解

意便不是卓然在此也愚按宜著盛大亦是兩層串遞道

言也學謂講習討論之事自脩者省察克治之功恂慄戰

懼也威可畏也儀可象也東陽許氏曰講習討論既講之

又重習之復討論之言之轉密

省是內自警省察是審察精詳此求己有未善也克者勝

去治者平之此去其不善以從善也○集解學主窮理自

脩主去私骨角脈理可尋切磋主於剖析故屬窮理下石

渾堅難治琢磨主於攻錯故屬去私君子之學講習討論

輕自家身心何可不自家修理。○精言赫喧正狀其威儀之宜著盛大則瑟備亦正言其恂慄之嚴密武毅耳瑟備即在恂慄上見李光弼治軍雖敵所不至亦巡邏不懈何等嚴密撼山易撼岳家軍難何等武毅此便是兩人小心敬畏處按此可想見火滅修容欲自不能入莊敬日強欲自不能屈是之為恂慄是之謂瑟備爾已。○集編威者正衣冠尊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非徒事嚴猛而已儀者動容周旋中禮非徒事容飾而已按左傳有威可畏謂之威有儀可象謂之儀味以赫喧則宜著盛大其為非尋常之威儀可知。○或問小註恂慄從瑟備想出威儀從赫喧想

出方是釋引詩而釋之以明明明德者之止於至善道學自脩言其所以得之之由恂慄威儀言其德容表裏之盛

卒乃指其實而歎美之也。語問切磋琢磨曰恰似剝了磨舊習幾時便去教盡須是只管磨礪教十分淨潔只怕如今於眼前道理畧理會得些便自以為足更不着力何

上去這如何會到至善田地。○大率切而不磋亦未到此善處琢而不磨亦未到此善處瑟兮備兮則誠敬存於中矣未至於赫兮喧兮威儀輝光著見於外亦未為至善此四句是此投緊切處專是說至善蓋不如此則雖善矣未得為至善也至於民之不能忘若非十分至善何以使民久而不能忘。○愚按學修四段逐項各有一至善然必四者兼到然後為止至善全量或有疑下二句亦自有工夫者非也恂慄威儀皆敬致徹始終該內外學修下手時便自有主敬工夫在但學修木極其至不會到得嚴密武毅地位則無瑟備之可言正衣冠尊瞻視整齊嚴肅亦是學者合下便該如此然不到得裏而充實之至難語光輝發越可畏可象故必以學修為所以得之之由以恂慄威儀為德容表裏之盛謂須到德容表裏之盛才見學修功至則可謂學修既至須更用恂慄威儀以致德容表裏之盛則不可又俗說以上二項為工夫下二項為效者亦非蓋瑟備赫喧自是學修交進積養功深誠敬浹於中光輝發於外根心生色動容中禮有此氣象說不得工夫却也說不得效或問以為得之之驗驗與效自有別須善會之

大學章句卷之二

學錄學修工夫一步細密一步則裏面精神自一步精明  
 一步外面氣象自一步充拓一步所造境界亦一步自然  
 一步由學修而恂慄由恂慄而威儀到此明明德之功已  
 至盡處直入盛德至善地位矣故下即指其實而贊美之  
 ○紹問編德在裏容在表故動容周旋中禮斯為盛德之  
 至而抑之詩亦曰抑抑威儀維德之隅說之者曰德豈則  
 宮城也儀譬則闕也視其隅則宮城之中可知故有是恂  
 慄於中則有是威儀於外表裏之盛自然符合此所以為  
 盛德至善○以天之所賦者言為明德以身之所盡者言  
 為盛德以理之所極者言為至善單說盛德猶是大概必  
 到至善然後為明德之得其所止○盛德至善民何以不  
 能忘以人心之所同然到此箇恰好處都自然契合故也  
 ○愚按下節不忘是感其恩此節不忘是佩其德到得民  
 不能忘正愈見君子之為盛德至善此終不可離今之所  
 為必指其實也○學即格物致知修即誠意正心修身由  
 學修之功得力於內為恂慄即是意識心正得力於外為  
 威儀即是身修工夫做到至處合乎人心所不言而同然  
 即是明德之止於至善處用者也字固是釋詩然亦不

過借武公做箇話頭不得因武公是箇大段有學問底人遂粘定武公至顧賓忘主

或問復引淇澳之詩何也曰上言止於至善之理備矣然  
 其所以求之之方與其得之之驗則未之及故又引此詩  
 以發明之也夫如切如磋言其所以講於學者已精而益  
 求其精也如琢如磨言其所以脩於身者已密而益求其  
 密也此其所以擇善固執日就月將而得止於至善之由  
 也恂慄者嚴敬之存乎中也威儀者輝光之著乎外也此  
 其所以晬面盎背施於四體而為止於至善之驗也盛德  
 至善民不能忘蓋人心之所同然聖人既先得之而其充

盛宣著又如此。是以民皆仰之而不能忘也。盛德以身之

所得而言也。至善以理之所極而言也。切磋琢磨求其止

於是而已矣。語類問切磋琢磨是學者事或問乃指聖人

聖人也不是掉手掉臂做到那處也須學始得。條辨朱

子明云武公大段是有學問底人抑之一詩義理精密詩

中如此者甚不易得可見道學自修正是詩人美武公本

指如此到後來盛德至善如說得來大不故或問指聖人

言之非武公所能當也蓋借詩來說明明德者之止於至

善不覺說到極至盡頭處正所謂泳歎注佚其味深長學

者奈何死曰切磋琢磨何以爲學問自脩之別也曰骨角

於句下脈理可尋而切磋之功易所謂始條理之事也玉石渾全

堅確而琢磨之功難所謂終條理之事也語類骨角却易

得磨措工夫。問終條理較密否且始終條理都要密講

貫而益講貫修飭而益修飭。問琢磨後更有瑟僩赫喧

何故爲終條理之事曰那不是做工夫處是成就後氣象

自如此。愚按正須工夫到盡處方得有此成就後氣象

蓋恂慄威儀正學修工夫盡處也

詩云於戲前王不忘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

利其利此以沒世不忘也於戲音鳴

詩周烈文之篇此祭于宗廟而獻於戲歎辭前王謂文

武也君子謂其後賢後王小人謂後民也或問小註親賢

言包得後賢在內舊說賢其賢屬後賢親其親屬後王不

可從蓋後王取法前王正是賢其賢也。集解辨此字原

不單指百姓故後賢後王後民皆可說民後賢亦兼後王

在內蓋聞而知之仰其德業不但下位賢者即後王之賢

者亦當賢其賢也。惟親其親，此言前王所以新民者止於就統緒說，則後王所獨耳。

至善能使天下後世無一物不得其所，所以既沒世而人

思慕之愈久而不忘也。語類君子賢其賢如堯舜文武之德後世尊仰之豈非賢其所賢乎

親其親如周后稷之德，子孫保之以為先祖先父之所自

出，豈非親其所親乎？又曰：如孔子仰文武之德，是賢其賢

成康以後，思其恩而保其基緒，便是親其親。紹聞編親

賢樂利上四字皆自後人而言，下四字親賢則指前王之

身道德基業足以啟佑後人是也。樂利則指前王之澤田

里學校間太平於無窮是也。自後人言不愆不忘，率由舊

章賢其賢也。本支百世宜君宜王，親其親也。樂是享太平

之樂利，是田里樹畜人有恆產，此都是前王人人而為之

所賄得下來。困學錄本是說新民止至善，却不說前王

如何新民，只說民自不能忘前王，此就對面看，不說當時

之民不忘记却說後世不忘记，又透進一步看，愚按章句着

所以字能使字都從本文四其字透想前王當日鋪陳耶

謀事事經營盡善真無一物不得其所，不獨仁覆當時即

且澤遺後世而新民之止至善於斯為極矣。未句雖然高

望真有歎想。此兩節咏歎淫佚其味深長，當熟玩之。我明

不盡之神。此兩節咏歎淫佚其味深長，當熟玩之。我明

不至於民不能忘，不可謂明德止於至善，新民不至於沒

世不忘，不可謂新民止於至善，却未嘗一字道破兩結句

長言咏歎此所以為其味深長。

或問引烈文之詩而言前王之沒世不忘何也？曰：賢其賢者聞而知之，仰其德業之盛也。親其親者，子孫保之，思其覆育之恩也。樂其樂者，含哺鼓腹而安其樂也。利其利者，耕田鑿井而享其利也。此皆先王盛德至善之餘澤，故雖已沒世而人猶思之，愈久而不能忘也。上文之引淇澳以

明明德之得所止言之。而發新民之端也。此引烈文以新  
民之得所止言之。而著明明德之效也。按賢親樂利固是  
先王盛德至善之  
餘澤然本節自是主新民而言不得因此遽以本節不忘  
謂申上節不忘之意不忘字面同而所以不忘者不同也  
右傳之三章釋止於至善

此章內自引淇澳詩以下舊本誤在誠意章下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  
畏民志此謂知本

猶人不異於人也情實也引夫子之言而言聖人能使無  
實之人不敢盡其虛誕之辭蓋我之明德既明自然有以

畏服民之心志故訟不待聽而自無也語類聖人說聽訟  
我亦無異於人當

使其無訟之可聽方得聖人固不會錯斷了事只是他所  
以無訟者却不在於善聽訟在於意誠心正自然有以薰  
陶漸染大服民志故自無訟之可聽耳如成人有其兄死  
而不為衰者問子臯將為成宰遂為衰子臯何嘗聽訟只  
是自有感動人處耳無情者不得盡其辭便是說那無  
訟之由然惟先有以服其心志所以能使之不得盡其虛  
誕之辭大畏民志者大有以畏服斯民自欺之志紹  
開編易曰不克訟言雖理不可而訟也如虞芮之君睹  
文王之化感而相謂曰我等小人不可以履君子之庭蓋  
知到文王之前開不得此口乃退而以所爭為問田正其  
事也蒙引使字當玩味是孔子自說他要如此故章句  
或問皆以聖人言之使字內正有道理便是能明明德以  
大畏民志也翼註無情向申無訟意大畏句申使字意  
無情者不得盡其辭蓋已是化為有情字不是仍舊無情  
但有所制而不得盡其辭也盡字只作是字看非必十分  
說盡始為盡也困學錄明德得於天而具於心本人所



同存只為氣拘物蔽便失其本然之明而上之人又不能  
 自明其明德以感化而作新之所以私偽日起利欲交攻  
 而不能無訟誠使為上者誠意正心有以自明其明德則  
 可以興起其同然之心由是而施之政教漸染薰陶潛孚  
 默化則我之明德深入亦民自然觀感畏服而私偽不致  
 復作既無無情之念安得復有無情之辭則是無訟在民  
 而民之所以無訟者由上有以使之也此所謂德威勝於  
 刑威也。○解語無情者不得盡其辭緊釋無訟大畏民志  
 又緊釋不得盡辭都是倒繳語氣而兩句中問含着我之  
 明德既明一句在裏乃所謂本也觀註可見。○困學錄無  
 情者二句論文義則不得盡其辭是民德之新大畏民志  
 是已德之明非民自畏之我之德有以使去之也若論  
 文法則此二句俱是說民德之新大畏民志即辭所以不  
 得盡之故語有淺深境界無先後蓋從民德之新逆推而入  
 直到盡處人已交接界上使人於言外觀於此言可以知  
 想見已德之明便覺隱然有箇本在

本末之先後矣。要引不可以聽訟為末無訟為本須把聽  
訟一句置下只就無訟內討出本末之意

蓋民之無訟者民德之新也未也所以使民無訟者已德  
 之明也本也必已之德明然後民德始新而自無訟本末  
 先後了然矣。○困勉錄無訟只是新民中一節講家有謂  
 新民之事盡於無訟不必又推廣者非又有誤認無訟是  
 本聽訟是末者尤謬無訟尚是末即大畏民志尚不是本  
 大畏民志之所以然即明明德也方是本。○說約若云無  
 訟為本聽訟為本則先後字殊難說不成云到得無訟自  
 能聽訟且味章句本無此解斷當以蒙引為正按此則後  
 來必欲以聽訟交入分本末紛紛辯論者徒為辭費。○輯  
 語使無訟是新民一事然云大畏民志亦無不由於明德  
 者即此言可以知本末之先後末不一末本只一本章意  
 重本字不重知字此知字與經文知所先後知字相應與  
 致知知字無涉。○蒙引此謂知本此指孔子所言也章句  
 曰觀於此言正謂此也謂孔子言不以聽訟為難而必以  
 使民無訟為貴於此便見得明德為本新民為末故可以  
 知本末之先後或謂指孔子知本此於本文似不費力於  
 章句則不合矣以為孔子知本則孔子豈止近道者耶

或問聽訟無訟於明德新民之義何所當也曰聖人德盛  
 仁熟所以自明者皆極天下之至善故能大有以畏服其  
 民之心志而使之不敢盡其無實之辭是以雖其聽訟無  
 以異於眾人而自無訟之可聽蓋已德既明而民德自新  
 則得其本之明效也或不能然而欲區區於分爭辨訟之  
 間以求新民之效其亦末矣此傳者釋經之意也思按但  
 則聽訟為末無訟為本似亦可通然章意所重却在無訟  
 以無訟言則使無訟尚是末而所以使之無者方是本故  
 或問特推本言之即章句我之明德既明意也至區區分  
 爭辨訟之間以求新民之效其亦末矣正見傳者撇却聽  
 訟一層以見此輩并求新民亦無當何有於本故既引夫  
 子之言只就無訟申說一番引入知本以為釋經之意或

乃援此欲牽合聽訟與無訟分本末  
 其於朱子本義亦未之詳審爾矣 曰然則其不論夫終

始者何也曰古人釋經取其大略未必如是之屑屑也且  
 此章之下有闕文焉又安知其非本有而并失之也邪

錄所以但釋本末不及終始者固是古人釋經不屑屑排  
 比然既釋本末則終始亦可以例見且終始即是本末中  
 之終始故經文先以本末終始對言而後但言修身為本  
 言本末則終始在其中矣立傳之法固一本經文之意也  
 右傳之四章釋本末新安陳氏曰此章釋本末以結句知  
 此章舊本誤在止於信下

此謂知本

程子曰衍文也

此謂知之至也

此句之上別有闕文此特其結語耳

右傳之五章蓋釋格物致知之義而今亡矣

此章舊本通下章誤在經文之下

間嘗竊取程子之意以補之曰所謂致知在格物者言欲

致吾之知在卽物而窮其理也蓋人心之靈莫不有知而

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於理有未窮故其知有不盡也新安

陳氏曰卽物如卽事卽景隨吾所接之事物也。讀書錄

窮理之言出於易以致知格物為窮理始於程子又曰自

有大學書以來發明致知格物為窮理之事者程子而已

繼程子而發明其理者朱子一人而已。同學錄朱子卽

物窮理四字最活最實亦最密。理者物之根本物者理

之體質理無物則無所附麗猶太極無陰陽五行則虛而

無寄也理無可窮必於物上窮究乃得分明的實舍却物

更從何處說窮理來所以聖人不說窮理只說格物漢人

向實處用力也學者要下手做格物工夫須先識得物字

親切。蒙引人心之靈莫不有知天下之物莫不有理二

句雖平說然實以見夫人心所知者卽物之理而物之理

元無不具於人之心故下文遂繼之曰惟於理有未窮故

其知有是以大學始教必使學者卽凡天下之物莫不因

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至於用力之久而

一旦豁然貫通焉則衆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而吾心之

全體大用無不明矣此謂物格此謂知之至也困知記盈

者惟萬物人固萬物中一物耳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人猶

物也我猶人也其理容有二哉然形質既具則其分不能

不殊分殊。故各私其身。理一故皆備於我。夫人心虛靈之體。本無不該。惟其蔽於有我之私。是以明於近而暗於遠。見其小而遺其大。心其所遺。所謂暗皆不誠之本也。然則知有未至。欲意之誠。其可得乎。故大學之教。必始於格物。所以開其蔽也。語類問經文。物格而后知至。是知至在後。今乃云因其已知而益窮之。則又在格物前。曰知元自有。才要去。理會便是。這些知萌露。只是如今須著因其端而推致之。使四方八面千頭萬緒。無有些不知無有毫髮窒礙。孟子所謂擴而充之。便是致字意思。困學錄已知之。理知字所該甚廣。以人心言。則虛靈不昧。無一理之不具。是吾所固有之良知也。就物而言。則本心之明。因物有覺。端倪之發。亦是已知。就一物而言。則已嘗用其力。畧見其端。未窮其委。此所見者是吾之所已知也。就衆物而言。則於一事既究其精微之蘊。又當推類以盡其餘。其已窮者是吾之所已知也。又曰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此語導引學者最為警切。文集格物之說。程子論之詳矣。而其所謂格至也。格物而至於物。則物理盡者。意句俱到。不可移易。夫天生蒸民。有物有則。物者形也。則者理也。形者所

謂形而下者也。理者所謂形而上者也。人之生也。固不能無是物矣。而不明其物之理。則無以順性命之正。而處事物之當。故必即是物以求之。知求其理。而不至。夫物之極。則物之理有未窮。而吾之知亦未盡。故必至其極而後已。此所謂格物而至於物。則物理盡者也。物理皆盡。則吾之知識廓然貫通。無有蔽礙矣。語類。凡是知須是知到極處。如這箇物。四陲四角。皆知得盡。前頭更無去處。外面更無去處。方始是格物到那極處。須是表裏精粗無不到。有一種人。只就皮殼上做工夫。却於理之所以然者。全無是處。又有一種人。思慮向裏去。又嫌眼前道理粗。於事物上都不理會。此乃談玄說妙之病。其流必入於異端。雙峯饒氏曰。格物窮至那道理。恰好。關奧處。自表而裏。自粗而精。裏之中。又有裏精之中。又有至精透得一重。又有一重。且如爲子必孝。此是顯然易見之理。所謂表也。然所以爲孝。則非一字所能盡。如居則致其敬。養致樂。病致憂。皆足孝裏面節目。所謂裏也。然所謂居致敬。又如何。如進退周旋。慎齊升降。出入揖遜。不敢欠伸。跛倚之類。皆是致敬中之節文。如此則致敬。又是表。其間節文之精微。曲折。又

皇朝通志卷之二

三

課本會

是裏也。然此特敬之形於外者耳。至於洞洞焉。屬視無形。聽無聲。又是那節文裏。而骨髓須是格之又格。以至於無可格。方是極處。精粗亦然。如養親一也。而有所謂養口體。有所謂養志。養口體雖是粗。然粗中亦有精。養志雖是精。然精中更有精。若見其素不窮其裏。見其粗不窮其精。固不盡然。但究其裏而遺其表。索其精而遺其粗。亦未盡須是表裏精粗無所不到。方是物格。蒙引體曰。全體以其妙衆理而無一之不具也。用曰。大用以其宰萬事而無一之不周也。王溪廬氏曰。且心外無理。故窮理即所以致知。理外無物。故格物即所以窮理。知者心之神明。乃萬理之統會。而萬事萬物之主宰。言窮理則易流於恍惚。言格物則一歸於真實。表也粗也。理之用也裏也。精也。理之全體衆理之體。即吾心之體。衆理之用。即吾心之用。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則明明德之端在是矣。物格知至。雖二事而實一事。故結之曰。此謂物格。此謂知之至也。語類問所補致知章何不效其文體。曰。亦曾效而為之。竟不能成。困學錄簡括程子九條之義。字字精細。步步着實。源流功效無不具舉。雖不是傳文。一色筆墨。然聖人復起。不能易也。但欲理明不規規於筆墨之似。此所以為朱子。

也。但欲理明不規規於筆墨之似。此所以為朱子。或問此經之序。自誠意以下。其義明而傳悉矣。獨其所謂格物致知者。字義不明。而傳復闕焉。且為最初用力之地。而無復上文語緒之可尋也。予乃自謂取程子之意以補之。則程子之言。何以見其必合於經意。而予之言。又似不盡出於程子。何邪。曰。或問於程子曰。學何為而可以有覺也。程子曰。學莫先於致知。能致其知。則思日益明。至於久而後有覺。爾書所謂思曰睿。睿作聖。董子所謂勉強學問。則聞見博而智益明。正謂此也。學而無覺。則亦何以學為。

也哉

按經文云誠意必先致知是逐節推去語勢不得不如此其實知是一大截自誠意正心修身以至齊家

治國平天下直貫到底不單枯意故為大學所最先。語類能致知則思自然明至於久而後有覺是積累之多。自

有箇覺悟時節。愚按徹頭徹尾無所不知才是箇覺非窮盡天下道理未易到此然學者必須到此乃是渙然水

釋怡然理順之候故又曰學而無覺何以學為正見致知之不可不先也。知就零星說覺就統體言到得知至便

是○其問忠信則可勉矣而致知為難奈何程子曰誠敬

固不可以不勉然天下之理不先知之亦未有能勉以行

之者也故大學之序先致知而後誠意其等有不可驟者

苟無聖人之聰明睿智而徒欲勉焉以踐其行事之迹則

亦安能如彼之動容周旋無不中禮也哉惟其燭理之明

乃能不待勉強而自樂循理爾夫人之性本無不善循理

而行宜無難者惟其知之不至而但欲以力為之是以苦

其難而不知其樂耳知之而至則循理為樂不循理為不

樂何苦而不循理以害吾樂邪昔嘗見有談虎傷人者眾

莫不聞而其問一人神色獨變問其所以乃嘗傷於虎者

也夫虎能傷人人孰不知然問之有懼有不懼者知之有

真有不真也學者之知道必如此人之知虎然後為至耳

若曰知不善之不可為而猶或為之則亦未嘗真知而已

矣諸類問有人明得此理而涵養未到終為私意所奪曰只為明得不盡若明得盡私意自然留不得若半青半

救復堂

救復堂

救復堂

救復堂

救復堂

救復堂

救復堂

救復堂

救復堂

救復堂

救復堂

救復堂

救復堂

黃未能透徹便是尚有渣滓非所謂真知也。行之不盡只為知之不至。今人行到五分便是只知得五分。見識只識到那地位。按程子有云人若知識明則力量自進。人知鳥喙之殺人不可食斷然終於不食是真知之也。知不善不可為而猶或為之是特未能真知也。所以未能真知者緣於道理上只就外面理會裏面却未理會得十分。蓋此兩條者皆言格物致知所以當先而不可後之意也。

○中九條 總論 問進修之術何先程子曰莫先於正心誠意然

欲誠意必先致知而欲致知又在格物致盡也。格至也。凡有一物必有一理窮而至之所謂格物者也。然而格物亦非一端如或讀書講明道義或論古今人物而別其是非或應接事物而處其當否皆窮理也。按或問所載并此似宜為十條而朱子第

云九條故竊以愚意標此為總論其餘先後次序亦畧為更定各從其類以便參考。語類格物之理所以致我之知。而今且只就事物上格去如讀書便就文字上格。聽人說話便就話上格。接物便就接物上格。精粗大小都要格。久後貫通粗底便是精小底便是大。這便是理之一本處。陳氏曰事事物物皆有理而聖賢書中又現成理義所萃而為事物之則也。初學窮理工夫先且就聖賢言語實處為準則於幽閒靜之中隨章逐句一一實下講則工夫虛心詳觀果實有得則是非邪正大分已明而胸中權度稍定矣。及於論古今人物以相參贊則其褒貶去取方可有定論。後乃及於應接事物更相證訂則其裁處剖決方中節而不至差謬。故以我之見有以照彼之情而歷練感觸處有以長吾之見。內外交相發何。其一。所往而非吾窮格之益也。程子之言其有序矣。原序二又曰自一身之中以至萬物之理理會得多目當豁然而箇覺處。愚按玩自字以至字於功不可闕之中自有序不可亂之意程子又云人要明理若止從一物上求

之亦未濟事須是集眾理然後脫然自有悟處。語類格  
 物要開時理會開時看得道理分明則事來斷制自易。  
 須是四方八面去格又曰須是以聖賢之理觀聖賢之書  
 以天下之理觀天下之事人多以私見自去窮理只是你  
 自家所見去聖賢之心尚遠在。困學錄物理固無不具  
 於吾心然一物自有一物之理苦遠以我見橫於胸中縱  
 窮格得理來亦只是己之私見與物理無涉惟隨物之分  
 窮物之理因其淺深大小而各究乎其極則物之理得而  
 吾心之理亦無不盡矣。語類今且大善心胸大開着門  
 端身正坐以觀事物之來便格他。愚按隨其身之所接  
 便與格他即是用功起處不須揀擇亦無停待。玉溪盧  
 氏曰至豁然覺處則一身之理與萬物之理自通貫而為  
 一矣。○其二。又曰格物莫若察之於身其得之尤切。朱子  
 原序九。又曰格物地頭如此。愚按前一條說得大  
 綱此乃揭其最切者故程子又曰無物無理惟格物可以  
 盡理蓋至顯莫如事至微莫如理而事理一致顯微一原  
 古之君子所以善學者以其能通此而已世之人但務窮

天地萬物之理而不反之於身善學者取諸身而已自一  
 身以觀天地無泛濫也。語類格物以反身窮理為主必  
 究其本末是非之極致乃所謂為己之學。且貴窮理令  
 有切已工夫待自家者已定體然後漸漸推去。天下之  
 理偏塞滿前耳之所聞目之所見無非物也須當察之於  
 心使此心之理既明然後於物之所在從而察之則不至  
 於泛濫。如今下手且須近處做先就自家說得出寫  
 得出底去窮究若困與紛爭都留向後面做答陳齊仲書  
 云伊川意雖謂眼前無非是物然其格之也亦須有緩急  
 先後之序今為學而不窮天理明人倫講聖言通世故乃  
 兀然存心於一草一木一器用之間此是何學問以此為  
 學而求有得是炊沙而欲成飯也。按此可以見格庭前竹  
 子七日致病之說之陋。內事外事皆是自家合當理會  
 底須是去六七分裏面理會三四分去外面理會方可若  
 是工夫半時已不可況在外工夫多在內工夫少耶。愚  
 按其理則一其分則殊必當先其重者急者而後其輕者  
 緩者若更不論重輕紛紛逐物則為玩物喪志。○其所  
 謂重者急者乃是從大本大原近裏着已處理會。○其



原序 又曰致知之要當知至善之所在如父止於慈子止

於孝之類若不務此而徒欲汎然以觀萬物之理則吾恐

其如大軍之遊騎出太遠而無所歸也思按此條乃又於

如射者之發的行者之歸家語類格物窮理須是見得

十分透澈窮到極處又須是見得第一着方是不可只到

第三第四便休了如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決定

着恁地不恁地便不得又曰又更上一着便要窮究得為

人君如何要止於仁為人臣如何要止於敬乃是愚按所

謂見得第一着者固須窮到至善處方是格物盡頭其云

更上一着者又須窮到至善處真無可分毫不可盡方不落

第二層見識義理儘無窮前人恁地說亦未必盡須是

自把來橫看豎看正看反看左看右看儘入深儘有在又

曰理有正有權學者且須理會正底又曰物莫切於五品

須要窮格得盡若有一毫做其四或問觀物察已者

不盡畢竟是窮格不全也原序七

豈因見物而反求諸已乎曰不必然也物我一理纔明彼

即曉此此合內外之道也語其大天地之所以高厚語其

小至一物之所以然皆學者所宜致思也曰然則先求之

四端可乎曰求之性情固切於身然一草一木亦皆有理

不可不察思按上兩條言其切要即首條所謂自一身之

處物之理非一物格而萬理通之謂也。物為外已為內故。又曰合內外之道。困學錄反求諸己則似物自物我自我看。裏工夫但云因見物而反求諸己則雖存物我之殊初無。或二片蓋在物之理即是在心之知雖存物我之殊初無。內外之別故才明彼即曉此其或未通脫時則須虛心親。物各隨其分以窮其理到通脫時自然親切有味自然以。已若見物而遠求諸己紛紜勞擾反為無益。語類天地。之所以高厚一物之所以然只是舉至大與至細者言之。學者之窮理無一物而在所遺也。因知此理在天下由。一以之萬初匪安排之亦會萬而歸一豈容牽合之於故。察之於身宜莫先於性情即存見焉推之於物而不通非。至理也察之於物固無分於鳥獸草木即有見焉反之於。心而不合非至理也必灼然有見焉致之妙了無彼此。之殊而其分之殊者自森然其不可亂斯為格致之極功。愚按物有大小所具之理無大小皆當以全力格之。序不可亂故當先其大功不可闕故又當盡其細乃為內。外相資本。其五。又曰如欲為孝則當知所以為孝之。未兼到。原序六。

道如何而為奉養之宜如何而為溫清之節莫不窮究然

後能之非獨守夫孝之一字而已也。語類聖人言孝其實精粗本末只是一理

人皆有良知而前此未嘗知者只為不曾推去耳愛親從兄誰無是心於此推去則溫清定省之事亦不過自其所知推而至於無所不知皆由人推耳。萬物皆有此理萬理同出一原但所居之位不同則其理之用不一如事親固當盡其事之道若得於親時是如。其六。又曰物何不得於親時又當如何須。窮究。原序五。

必有理皆所當窮若天地之所以高深鬼神之所以幽顯是也若曰天吾知其高而已矣地吾知其深而已矣鬼神

吾知其幽且顯而已矣則是已然之詞又何理之可窮哉

愚按上一條乃窮其所當然之不容已此一條乃窮其所以然之不可易所當然者須盡其節目所以然者須會其

一本原比物皆如此。上言奉養溫帝。此言天地鬼神特互舉。以見其概。○此以上皆發明第一條自一身之中以至萬

物之。○其七。曰格物者。必物物而格之耶。將止格一物

而萬理皆通耶。曰一物格而萬理通。雖顏子亦未至此。惟

今日而格一物焉。明日又格一物焉。積習既多。然後脫然

有貫通處耳。愚按此以下乃發明第一條理會得多。自當

夫次第也。脫然貫通者。知至效驗極致也。不循其序而遽

責其全。則為自固。但期粗曉而不期貫通。則為自畫。○問

一理通則萬理通。其說如何。曰伊川嘗云。雖顏子亦未到

此。天下豈有一理通便解萬理皆通也。須積累將去。如顏

子聰明不過。聞一知十。亦是大段聰明。子學問却有漸無

急迫之理。○人之良知本所固有。然不能窮理者。只是足

於已知而不能窮其未知。故見得一截。不會又見得一截。

此其所以於理未精也。須工夫日日增加。不佳地做。如左

脚進得一步。右脚又進一步。右脚進得一步。左脚又進一步。

一步左脚又進。接續不已。自然貫通。○其八。又曰窮

理者。非謂必盡窮天下之理。又非謂只窮得一理便到。但

積累多後。自當脫然有悟處。愚按此條與上條同意。皆言

子此語便是真實做工夫來。不說格一件後便貫通。也不

說盡格得天下物理後方始通。只云積累多後自當脫然

有悟處。乃是零零碎碎。將來不知不覺。自然醒悟。其

始固須用力。及其得之也。又却不用力。此箇事不可欲

速。須是慢慢做去。○學者須當存此心。漸將義理只管去

灌漑。若粹乍未有進。且只把現成在底道理。將去看認。認

來。認去更莫放着。便是自家底緣。這道理不是外來物事。

只是自家本來合有底。但要常常檢點。○學者不可只管

守從前所見。須除了方見新意。如去了濁水。然後清者出

來。○便是看道理難。又要寬着心。又要緊着心。這心不寬

則不足以見其規模之大。不緊則不足以察其文理之細。

密若滯了文義。少間又不見他大規模處。○看得一件是

敦復堂

未可便以為是且頓放一厥。又窮他語相次看得多相比。並自然透得。○天下事如何要一切知得。然理會得已多。萬一有插一件差異底事來也。識得他破。只是貫通便不。通底亦通將去。如十事已窮得八九。其二雖未窮將來。奏合都。○其九。又曰。格物非欲盡窮天下之物。但於一。自見得。○原序四。又曰。格物非欲盡窮天下之物。但於一。事上窮盡。其他可以類推。至於言孝。則當求其所以為孝者如何。○愚按。此格物致知要法。○語類問格物最難當交。窮之曰。如何。一頓便要格得恁地。且要見得大綱。且看箇。大坯。撲是恁地方。就裏而漸漸做細。理會得一車了。裏面。又見一重。一重了。又見一重。以事之詳。畧言理會一件。又。一件。以理之淺深。言理會一層。又一層。只管理會。須有盡。時。○格物致知。須是大進一番。方始有益。若能於大處攻。得破。見那許多零星底。只是這一番道理。方始快活。然零星底。非是不當理會。但大處攻不破。縱零星底。理會得些。子終不快活。○痛理會一番。如血戰相似。然後涵養將去。

○小立課程。大作工夫。○須是一棒一條痕。一摑一掌血。此心入在裏面。與他猛滾一番。方始透徹。○十事格得九。事。通透一事未通透。不妨一事只格得九分一分不透。最。不可凡事不可着箇止字。且字其病甚多。○自裏面看出。去。推到無窮盡處。自外面看入來。推到無去處。方始得了。○既是教人類推。不是窮盡一事便了。且如盡得箇孝底。道理。故忠可移於君。又須盡得忠。以至兄弟。夫婦朋友。從此推之。無不盡窮始得。若一事窮不得。且別窮一事。或先其易者。或先其難者。各隨人淺深。譬如。

千蹊萬徑。皆可以適國。但得一道而入。則可以推類而通。其餘矣。蓋萬物各具一理。而萬理同出一原。此所以可推。

而無不通也。○愚按。此格物致知活法。○語類問窮不得正。弗措。互相發明。非遷延逃避也。蓋於此處。既理會不得。若。專一守在這裏。却轉昏了。須着別窮一事。又或可因此而。

明彼也。○大抵思索義理到紛亂窒塞處須是一切掃去放教胸中空空蕩蕩地了却舉起一看便自覺得有下落處橫渠云義理有疑則濯去舊見以來新意此說甚當若不濯去舊見何處得新意義來今學者有二病一是主私意一是舊有先人之說雖欲擺脫亦被他自來相尋。○程子這說天地間自有一項難窮底事如造化禮樂度數等卒急難曉只得且放住若平常遇事這一件理會未透又理會第二件第二件又理會未得又理會第三件恁地終身不長進。○人也不解無箇發明處才有些發見處便從此挨將去因其所已知而及其所未知因其所已達而及其所未達如排數器水相似這盂也是這樣水那盂也是這樣水各各滿足不待求假然打破放裏也只是這樣水。○困學錄所謂且別窮一事者不是教人遷延逃避正當與孟子勿忘勿助泰看益於此一事既窮格不得若急迫焦躁定要看一時解得轉更昏了不如且暫置待雜慮清後提起一看便易見得或因他事觸發亦有逗着時但須常存此心提撕警覺不使放惰自能豁然有箇悟處。○窮不得時不是竟置了不思量亦不是因此事格不出到格他物

時心心念念只注在此但須是常常提醒此心使勿忘其所有事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充積之多不意中自有因此通彼處。○窮理或容有疑誤處積累久之彼此參互得失自見要在工夫無間斷。○萬物各具一理一物一太極也推而無不通則脫然豁然矣。此九條者皆言格物致

知所當用力之地與其次第工程也。愚按程子九條遠而

之則在吾身大之君臣父子之倫而細不遺夫一草一木可謂本末兼該內外無遺矣。至其用功則有常法有要法有活法循循善誘總不外於孟子勿忘勿助之一言其逐條階舉未嘗有所次第於其間蓋亦以千蹊萬徑皆可適國學者但隨其性之所近得其一說心體而力行之及其成功自無所不貫此程先生意也。步青不揣固陋妄以管見謬為排縉庶幾便於循省以知所從事竊謂總論及首條為綱二條以至五條歷言所當用力之地六條而下乃言其次第工程然於所當用力之地而次第工程已寓次第工程之內而用力之地乃益分明則又在學者默識心

融參以朱子之說而格。○末五條曰格物窮理。但立誠意。物致知之道無餘蘊矣。○其一

以格之。其遲速則在乎人之明暗耳。語類問經文意誠在

立誠意以格之何也。曰此誠字說較淺。只是確定其志。樸

實去做工夫。與經文誠意之說不同。○所謂立誠意者。只

是要着實下工夫。不要若存若亡。遇一物須是真箇如此

一物究極得道理了。方可言格。○愚按物雖在外。而所以

格之者。非為外故。須立誠意以格之。下一立字。如腳踏實

地。一步步格將去。所謂以實心體實理。方與誇多鬪靡。徇

外為人。○其二又曰入道莫如敬。未有能致知而不在敬者。

者別。語類格物之道。其惟敬乎。今人將持敬致知。看作兩事。似

持敬時。只塊然獨坐。更不去思量道理。豈可如此。但一面

自持敬。一面自思量道理。二者本不相妨。蓋敬是徹上徹

下工夫。未格物前。須是收斂其心。掃盡雜慮。令其光明洞

達。方能做得主宰。方能見理。既格物後。又須時時提。○其

醒不使一毫私欲得以為吾知之蔽。而方在我。○三

又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愚按此與上一條俱以

言入道之要。此言涵養之功。語意似有不同。義指則同。歸

於一。○語類學者工夫。惟在居敬窮理二事。此二事互相

發能窮理。則居敬工夫日益進。能居敬則窮理工夫日益

密。○涵養一節。古人直自小學中涵養成。就所以大學之

道。只從格物做起。今人從前無此工夫。但見大學以格物

為先。便欲只以思慮知識求之。更不於操存處用力。縱使

窺測得十分。亦無實地。可據大抵敬字是徹上徹下之意。

格物致知。乃其間節次。進步耳。○涵養本原。思索義理。須

用齊頭做。方能互相發。程子下須字在字。便是要齊頭着

力。○二者不可有先後。又不可無先後。須當以涵養為先。

若不涵養而專於致知。則是徒然思索。若專於涵養而不

致知。却又鶻突去了。○敬則心存。則理具。而得失可

驗。能敬則此心惺惺。曾次虛明。然後能格物。然亦須格物

不使一毫私欲得以為吾心之蔽。方得虛明。只一箇持敬

也。易得做病。○敬是窮理之本。窮得理明。又是養心之助

○涵養中自有窮理工夫。窮其所養之理。窮理中自有涵

敬復堂

養工夫養其所窮之理兩頭都不相離。困學錄操存涵  
養不可不寬進學致知不可不緊。按寬中有緊緊中有  
寬勿忘勿助。○其又曰致知在乎所養。養知莫過於寡欲  
是在善學者。○四又曰致知在乎所養。養知莫過於寡欲  
愚按此條亦須與前二條融看。語類將致知者必先有  
以養其知。有以養之則所見益明。所得益固。欲養其知者  
惟寡欲而已矣。家欲則無紛擾之雜。而知益明。無變遷之  
患。而得益固矣。○問養知是既知後如此。養否曰。養知不  
分先後。未知之先。若不養之。此知如何窮得。既知之後。若  
不養又差了。不可道未知之先便不必如此。○義理人心  
之固有。苟得其養。而無物欲之昏。則自然發見。明著不待  
別求。格物致知亦因其明而明之耳。○窮理以虛心靜慮  
為本。又曰。會看理底。就存處自虛靜。這箇互相發。○困學  
錄孟子云。養心莫善於寡欲。此即養知之法也。故致知前  
有涵養工夫。養其本然之知。致知後亦有涵養工夫。養其  
已得之知。所謂涵養者。敬而已矣。○寡欲則志氣清明。義  
理昭著。故可以養其知。○愚按知者心之神明。故養知之  
道不外養心。正木膏原之學也。○總之能敬便自寡欲無

時不敬便是涵養。臨時能敬便是立誠。惟敬然後可養。惟立誠然後能敬。以上四條只是一串。○五又曰

格物者適道之始。思欲格物則固已近道矣。見何也以收

其心而不放也。愚按此條與上四條微不同。然看來誠敬

○語類致知格物緊要。在求其放心。若收拾得此心在常

常提撕。他起莫為物欲所蔽。便將這箇本領去格物。○愚

按程子之意。是思欲格物。即是收放心。朱子之意。是求放

心。方能去格物。微有不同。而亦為相發。總之未有放其心

而可與言。此五條者。又言涵養本原之功。所以為格物致

知之本者也。愚按程子朱子之論格物詳矣。其本只是一  
敬其道在循序而致。精其功貴充類以盡義。其極則要歸於至善。○格物致知乃大學入門第一着。故  
先儒說得節目最多。工夫最密。愚於程子十六條下博綜  
朱子之說。參互證明。視大全及諸別本較備其中。以類相  
從。學者果熟讀精思。切已體察。當自見得昔賢語言皆為  
敦復堂

我而設定不苦其浩繁凡程子之為說者不過如此其於格物致知

之傳詳矣今也尋其義理既無可疑考其字義亦皆有據

至以他書論之則文言所謂學聚問辨中庸所謂明善擇

善孟子所謂知性知天又皆在乎固守力行之先而可以

驗夫大學始教之功為有在乎此也愚嘗反覆考之而有

以信其必然是以竊取其意以補傳文之闕不然則又安

敢犯不韙之罪為無證之言以自託於聖經賢傳之間乎

愚按或問自篇首至此皆歷引程子之言以明致知格物

之義之不可易所為竊取其意以補傳非無據而云然下

乃更端以曰然則君子之意亦可得而悉聞之乎曰吾聞

自申其意之也天道流行造化發育凡有聲色象貌而盈於天地之

間者皆物也既有是物則其所以為是物者莫不各有當

然之則而自不容已是皆得於天之所賦而非人之所能

為也語類物乃形氣則乃理也物之理方為則理之所當

為者自不容已如孩提知愛及長知敬自有注不得

處○玉溪盧氏曰物者形而下之器則者形而上之逆今

形而上者不出於形而下者之外所謂有物必有則也且以其至切而近者言之則心之為物實主於身其體則

有仁義禮智之性其用則有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情渾

然在中隨感而應各有攸主而不可亂也次而及於身之



有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常。是皆必有當然之則而自不容已。所謂理也。外而至於人，則人之理不異於己也。遠而至於物，則物之理不異於人也。極其大，則天地之運古今之變，不能外也。盡於小，則一塵之微，一息之頃，不能遺也。西山真氏曰：員外竅中者，心之形體，可以物言，備具衆理，神明不測者，此心之理，不可以物言。然有此形體，方包得此理。語類四端未發，雖寂然不動，而其中自有條理，自有間架，不是籠侷都無一物。所以外邊才感中，間便應。玉溪盧氏曰：吾心之則，乃此身統體。一太極吾身所具，所接者之則，乃物物各具。一太極也。其統體者，乃各具者之所自出，其各具者，初未嘗在統體者之外也。是乃上帝所降之衷，蒸民所秉之彝。劉子所謂天地之中，左傳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夫子所謂

性與天道。子思所謂天命之性，孟子所謂仁義之心，程子

所謂天然自有之中。語類天地之中，是未發之中。天然自有之中，是時中。天地之中，是指道體

天然自有之中。張子所謂萬物之一原，正蒙性者萬物之

是指事物之理。邵子所謂道之形體者，擊壤集序性者道之形體也。心

也。邵子所謂道之形體者，擊壤集序性者道之形體也。心

也。邵子所謂道之形體者，擊壤集序性者道之形體也。心

也。邵子所謂道之形體者，擊壤集序性者道之形體也。心

也。邵子所謂道之形體者，擊壤集序性者道之形體也。心

也。邵子所謂道之形體者，擊壤集序性者道之形體也。心

則其心之所發必不能純於義理而無雜乎物欲之私此

其所以意有不誠心有不正身有不修而天下國家不可

得而治也。語類問或問中云知有未至只是氣稟私欲所

道理不分曉又問去私欲氣稟之累曰只得逐旋戰退去

要合下便做一次排遣不得須得當事時子細思量認得

道理分明這邊次第分明了那邊自然容着他不得如今

只窮理為上又問客氣暴怒害事為多不知是物欲耶氣

稟耶曰氣稟物欲亦自相連着且如人稟得性急於事上

所欲必急即此可以類推又曰氣稟物欲生來便有要無

不得只逐旋自去理會消磨大要只是觀得理分明便勝

得他。問以其理之一故於物無不能知以其稟之異故

於理或不能知曰氣稟之偏者自不求所以知若或有這

心要求便即在這裏緣本來箇仁義禮智人人同有只被

氣稟物欲遮了不然這箇理未嘗亡才求便得又曰這箇便

難說喚做難又不得喚做易又不得喚做易時如何自差

舜禹湯文武周孔以後更無一箇人與相似喚做難又才

覺知這箇理又便在這裏這箇須是要子細講究須端的

知得做將去自容易若不知得雖然恁地把捉在這裏今

夜捉住明朝又不見了明朝捉住後日又不見了若知得

到許多蔽翳都沒了如氣稟物欲一齊打破昔者聖人蓋

便日口朝朝只恁地穩穩做到聖人地位

有憂之是以於其始教為之小學而使之習於誠敬則所

以收其放心養其德性者已無所不用其至矣及其進乎

大學則又使之即夫事物之中因其所知之理推而究之

以各到乎其極則吾之知識亦得以周遍精切而無不盡

人倫日用之常。以至天地鬼神之變。鳥獸草木之宜。自其一物之中。莫不有以見其所當然。而不容已。與其所以然。而不可易者。必其表裏精粗。無所不盡。而又益推其類。以通之。至於一日脫然而貫通焉。則於天下之物。皆有以究其義理精微之所極。而吾之聰明睿智。亦皆有以極其心之本體。而無不盡矣。語類問天地鬼神之變。莫不有以見其所當然。而不容已。所謂不容已。是如何。曰。春生秋殺。陽開陰閉。趨來趨去。自作不待。○今人未嘗看見當然。而不容已者。只是就上較量。一箇好惡。耳。如真見得這的是。我合當為。則自有所不可已者矣。如為臣當忠。為子當孝。非是謾說如此。蓋為臣自不可以不忠。為子自不可以不孝也。○所當然。而不容已。是指事而言。然又當求其所以然者。何故。其所以然者。理也。理如此。故

不可易。如人見赤子將入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此其事所當然。而不容已者也。然其所以如此者。何故。必有箇道理之不可易者。○不可盡者。心之事。可盡者。心之理。理既盡後。謂如一物。初不曾識。來到面前。便識得此物。盡吾心之。此愚之所以補乎本傳闕文之意。雖不能盡用程子之言。然其指趣要歸。則不合者鮮矣。讀者其亦深考而實識之哉。愚按此。以朱自明補傳之意。與程子相為始終。下乃因陸象山不取伊川格物之說。易為學者所惑。復更端發難。以曰。然則子之為學。不求諸心。而求之迹。不求之內。而求之外。吾恐聖賢之學。不如是之淺近。而支離也。曰。人之所以為學。心與理而已矣。心雖主乎一身。而其體之虛靈。足以管乎天下之理。理雖散在萬物。而其用之微妙。

實不外乎一人之心。初不可以內外精粗而論也。然或不  
 知此心之靈而無以存之，則昏昧雜擾而無以窮衆理之  
 妙。不知衆理之妙而無以窮之，則偏狹固滯而無以盡此  
 心之全。此其理勢之相須，蓋亦有必然者。是以聖人設教，  
 使人默識此心之靈而存之於端莊靜一之中，以為窮理  
 之本。使人知有衆理之妙而窮之於學問思辨之際，以致  
 盡心之功。巨細相涵，動靜交養。初未嘗有內外精粗之擇，  
 及其真積力久而豁然貫通焉，則亦有以知其渾然一致，  
 而果無內外精粗之可言矣。今必以是為淺近支離而欲

藏形匿影，別為一種幽深恍惚艱難阻絕之論，務使學者

莽然措其心於文字言語之外，而曰道必如此，然後可以

得之，則是近世佛學詖淫邪遁之尤者。而欲移之以亂古

人明德新民之實學，其亦誤矣。西山真氏曰：存心窮理二

而不知存心則思慮紛擾，物欲交攻，此心昏亂，如何窮理

但知存心而不務窮理，雖能執持靜定，亦不過如禪家之

空寂而已。故必二者交進，則心無不正。理無不通。學之大端，惟此而已。

格物致知之說者曰：格猶扞也，禦也。能扞禦外物而後能

知至道也。語類問溫公以格物為扞格之格，不知格字

有訓扞義否？曰亦有之。如格闕之格是也。又

有推其說者曰：人生而靜，其性本無不善，而有為不善者，

外物誘之也。所謂格物以致其知者，亦曰扞去外物之誘。

而本然之善自明耳。此孔周翰之說是其為說不亦善乎？曰：天生

烝民，有物有則，則物之與道固未始相離也。今日禦外物

而後可以知至道，則是絕父子而後可以知孝慈，離君臣

而後可以知仁敬也。是安有此理哉？若曰：所謂外物者，不

善之誘耳，非指君臣父子而言也。則夫外物之誘人，莫甚

於飲食男女之欲。然推其本，則固亦莫非人之所當有而

不能無者也。但於其間自有天理人欲之辨，而不可以毫

釐差耳。語類問飲食之間孰為天理孰為人欲曰：飲食者

惟其徒有是物而不能察於吾之所以行乎其間者，孰為

天理孰為人欲，是以無以致其克復之功。而物之誘於外

者，得以奪乎天理之本然也。今不即物以窮其原而徒惡

物之誘乎已，乃欲一切扞而去之，則是必閉口枵腹，然後

可以得飲食之正，絕滅種類，然後可以全夫婦之別也。是

雖喬戎無君無父之教，有不能充其說者。况乎聖人大中

至正之道，而得以此亂之哉。按此段論溫公以格物為扞

理蔑人倫則知程子格物之論之益無可疑矣。○曰：自程子以格物為窮理，而其

學者傳之，見於文字多矣。是亦有以發其師說而有助於

後學者即曰程子之說切於己而不遺於物本於行事之實而不廢文字之功極其大而略其小究其精而不忽其粗學者循是而用力焉則既不務博而陷於支離亦不徑約而流於狂妄既不舍其積累之漸而所謂豁然貫通者又非見聞思慮之可及也是於說經之意入德之方其亦可謂反覆詳備而無俟於發明矣若其門人雖曰祖其師說然以愚考之則恐其皆未足以及此也蓋有以必窮萬物之理同出於一為格物知萬物同出乎一理為知至如合內外之道則天人物我為一通晝夜之道則死生

幽明為一達哀樂好惡之情則人與鳥獸魚鱉為一求屬

伸消長之變則天地山川草木為一者似矣呂與叔說然其欲

必窮萬物之理而專指外物則於理之在己者有不明矣

但求眾物比類之同而不究一物性情之異則於理之精

微者有不察矣不欲其異而不免乎四說之異必欲其同

而未極乎一原之同則徒有牽合之勞而不睹貫通之妙

矣其於程子之說何如哉又有以為窮理只是尋箇是處

然必以恕為本而又先其大者則一處理通而觸處皆通

者謝顯道說其曰尋箇是處者則得矣而曰以恕為本則是求

仁之方而非窮理之務也。又曰先其大者則不若先其近者之切也。又曰一處通而一切通則又顏子之所不能及。程子之所不敢言非若類推積累之可以循序而必至也。又有以為天下之物不可勝窮然皆備於我而非從外得也。所謂格物亦曰反身而誠則天下之物無不任我者是亦似矣。揚中立說然反身而誠乃為物格知至以後之事言其窮理之至無所不盡故凡天下之理反求諸身皆有以見其如目視耳聽手持足行之畢具於此而無毫髮之不實耳。固非以是方為格物之事亦不謂但務反求諸身而大

下之理自然無不誠也。中庸之言明善即物格知至之事其言誠身即意誠心正之功故不明乎善則有反諸身而不誠者其工夫地位固有序而不可誣矣。今為格物之說又安得遽以是而為言哉。又有以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為非程子之言者。尹彥明說則諸家所謂程子之言此類非一不容皆誤。且其為說正中庸學問思辨弗得弗措之事無所拂於理者不知何所病而疑之也。豈其習於持敬之約而厭夫觀理之煩耶。抑直以己所未聞而不信他人之所聞也。夫持敬觀理不可偏廢。程子固已言之。若以己偶

未聞而遂不之信則以有子之似聖人而速貧速朽之論猶不能無待於子游而後定。今又安得遽以一人之所未聞而盡廢衆人之所共聞者哉。又有以為物物致察而宛轉歸己如察天行以自強察地勢以厚德者亦似矣。胡安國說然其曰物物致察則是不察程子所謂不必盡窮天下之物也。又曰宛轉歸己則是不察程子所謂物我一理纔明彼即曉此之意也。又曰察天行以自強察地勢以厚德則是但欲因其已定之名擬其已著之迹而未嘗如程子所謂求其所以然與其所以為者之妙也。獨有所謂即事即

物不厭不棄而身親格之以精其知者為得致字向裏之

意而其曰格之之道必立志以定其本居敬以持其志志

立乎事物之表敬行乎事物之內而知乃可精者。胡仁又

有以合乎所謂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之指但其語意頗

傷急迫既不能盡其全體規模之大又無以見其從容潛

玩積久貫通之功耳。嗚呼程子之言其答問反復之詳且

明也如彼而其門人之所以為說者乃如此雖或僅有一

二之合焉而不免於猶有所未盡也是亦不待七十子喪

而大義已乖矣尚何望其能有所發而有助於後學哉。語類



某當初亦未曉得如呂如謝如尹楊諸公說都見好後來  
 段段錄出排在那裏句句將來比對逐字秤停過方見得  
 程子說擲撲不破諸公說挨着便成粉碎了。這箇道理  
 自孔孟既浸便無人理會得只有韓文公會說來又只說  
 到正心誠意而遺了格物致知及至程子始推廣其說工  
 夫精密無復遺慮然程子既沒諸門人說得便差不會精  
 曉得程子之說亦緣當時諸公所聞於程子者語意不全  
 或只聞一時之語或只聞得一邊語後來却是集諸家語  
 錄湊起衆說此段工夫始渾全然則當時門人親炙者  
 未為全幸生於先生之後者未為不幸也蓋得見諸家記  
 錄全書得以詳考所以其說畢備。愚按此段歷論諸子  
 之非非欲評駁諸子也正愈見程子之言之為至精至備  
 學者不可不於間獨惟念昔聞延平先生之教以為為學  
 此盡心焉爾。初且當常存此心勿為他事所勝凡遇一事即當且就  
 此事反復推尋以究其理待此一事融釋脫落然後循序

少進而別窮一事如此既久積累之多胸中自當有灑然  
 處非文字言語之所及也詳味此言雖其規模之大條理  
 之密若不逮於程子然其工夫之漸次意味之深切則有  
 非他說所能及者惟嘗實用力於此者為能有以識之者  
 易以口舌爭也。延平則言且就一事窮未得則別窮一事  
 然後別窮一事其言不同蓋程子以人心各有明處有暗  
 處若就明處推去則易為力非謂一事窮未得而可貳以  
 二參以三也。若延平則專為不能主一者之戒讀者不可  
 以辭害意思按在初學自當守延平之說為能循序而致  
 精至別窮一事或先其易或先其難朱子亦謂程子為曰  
 見學者有恁地底不得已說此話則其意亦概可知矣。曰  
 然則所謂格物致知之學與世之所謂博物洽聞者奚以



71020616

大學章句卷二

學

課本

異曰此以反身窮理為主而必究其本末是非之極。學彼以徇外誇多為務而不覈其真妄之實然必究其極是以知愈博而心愈明不覈其實是以識愈多而心愈窒此正為已為人之所以分不可不察也。愚按末又特嚴為已為人之辨使博物治聞之徒不得藉口乃愈見格物為窮理之事而傳之不可不補直是大學通身要領為後學入門第一着後有議此為多事者妄矣



之。益。不。數。其。出。其。工。夫。之。漸。大。意。利。之。將。以。成。其。其。文。字。言。語。之。過。又。出。其。未。出。之。言。其。賦。詩。之。大。意。也。小。而。以。其。一。事。或。此。則。入。其。果。之。多。則。中。自。當。其。道。

